滇繫

26

ル 5
3254
26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藝文第十册

張含

讀毛氏家史論

吳宗堯同知騰越人嘉靖癸卯舉人

騰越要害論

何邦漸知州浪穹人選貢

聖廟宜仍舊祀像論

門 ル 5 3254 26

楊忠亮
論天
葛仲選　苑馬寺卿河西人萬歷庚子舉人
太律含少論
黃貞元　諸生騰越人
黑水論
鄭邦誥　諸生騰越人
高嵛岡證訛論
楊一清
與西涯相國書　又柬西涯先生　柬劉用齋侍郎　柬
喬希大少卿　與劉郡守書
許鉞
與金太守書
王元翰
與沐陳二公言開粵西路書　報鄭直指書
薛繼茂
上王荊石相國第一書　第二書　第三書　第四書
第五書　第六書

唐堯官
陶別駕傳
傅宗龍
劉太僕傳
野史
朱方伯傳
王廷表
關索嶺廟碑
李元陽

巡撫鄒公平寇碑
趙汝濂
雲南平諸夷碑
萬廷彩 參政建水人嘉靖戊戌進士
選兵靖寇碑
王元翰
王太守革鄉兵碑 郭夫人盧墓碑
楊春震 知州武定人萬歷庚子舉人
袁公德政碑 忠烈祠碑

潘一桂 御史永昌人萬歷甲辰進士

參政彭公平叛碑

傅宗龍

錢公惠政碑

王錫袞 吏部尚書祿豐人天啓壬戌進士

段恭節公祠堂碑

李大受 郎中鶴慶人天啓壬戌進士

革北衙廠陋規碑

楊元祜 趙州學正萬歷乙卯副榜春震子

司李彭公去思碑

高對

游武夷山記　游君山記　游金焦兩山記

藝文繫

張含讀毛氏家史論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於戲含忍讀毛氏家史邪宏治間琢菴公躋於禮部困於京吾翁官吏部文選訓曰含汝知交人滇惟毛君用成彥秀微若奚交汝哉汝哉既公拔於禮部官吏科於南吾翁由卿寺戸侍於南含侍公石交於君君吐膽語弗面蒙是故知琢菴惟吾翁與含最公惟靈合道種學績文重古諫者不惜橫分輔翼之臣劾死君上凡仇秩於疏昉重大體剪汎海之蛟鯨不及鰌鱔繫當

道之豺狼不及狐狸凡奸人盜名驟顯要客怙寵增焰必疏省察按實不辭飾渠黨陰陷炫訐不蔽不撓諫道屹屹不衰陋而隨時嘉靖間吏科於北一旦議大禮於庭執經不與時合罔恤殞躬恐道廢則經弛經弛則襲百世之疑也甯死不屈志不壞諫道不壞臣道不壞所學古謂其死不虛然哉夫亭而盈其量者覆德而淺於報者昌天矣不昌毛氏後公與新都太史同難公死於國太史逐於滇逐者克化滇人嚮道敏學死者克式鄉人崇飾洞義古君子重於鄉重於天下然哉然哉曰逐曰死同重於滇天與人與人哉天哉其同重於道哉公死於國而完名葬於鄉太史終歸紫極而敷皇猷道或不行頤老於蜀名哉名哉動天地光日月凌千古耀百世史同傳而傳也同傳而傳也公有子沂好學不放守業不淫肖父克譽門閥益崇天其篤公於子于無窮已

吳宗堯騰越要害論

騰越以彈丸黑子之地孤立西陲四封之外羣夷蝟集所以彌釁固圉者宜先講畫也易謂設險守國夫險之未足猶且設之況有自然之險或以委之夷或不知懲其阻或外之以滋他族而寖我封域一有妄動將若何之所謂委之夷者金沙江是也

金沙與瀾滄三水皆源吐蕃入南海號南中經流而金沙江之大且十倍瀾滄極邊有此固天所以限夷夏也沿江之內多有可堡可砦之所如畫江阻險於江內有所建設則統之州衛界限明而侵盜遏騰之形勢不期重而自重矣國初重臣經畫者謂三江之外宜土不宜流三江之內宜流不宜土於此限斷以別土流以分內外其辭嚴矣然昔論江南形勢者必得江北之地而後江可守築三受降城者越河之外而後河為用況可以內地而委之夷乎經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內地且然矧於邊徼騰之疆域東南北境雖亦夷落然皆馴狎熟夷接境伊邇未

有混併掩取之患惟西界以荒遠之故久遭湮塞考之里麻長官司瀕金沙江而後達是騰所至西曰里麻則騰境蓋至於江之濱也正統間兵克麓夷驅之江外惜師旋後麓賊殘孽仍據孟養江內之地漸為侵據循習既久不復知金沙江昔為我界也我地我險夷得居之圉衛單弱益與夷近且緬酋洞吳熟於舟楫沿江而上可抵茶山倘有竊發潛師躡境奄忽而至有不及知者矣剝牀以膚烏容緩視或曰其地多瘴非可以華人居也夫賓川之牛井里永昌之上江十五喧皆瘴區皆夷氓也編之里甲設之驛傳律以國法官儀不聞有違戾者如處置得宜

即其地因其人寬其法薄其賦酋長舉仍其舊羈縻約束彼且歡趨而競至也奚不可哉所謂不知懲其阻者潞江是也麓夷之叛也上江刀招漢作其腹心嚴柵阻江固其扼守以潞爲之限也夫潞固多瘴素爲夷居本朝仍其故俗不以宅華人善也仍其故俗終不知變則善而未之盡也何也藩省郡邑猶人之四肢百骸榮衛灌輸然後脉絡邕而強固臻潞界永騰之間咽喉所寄命脈所關騰爲永屬非此不達永爲騰援非此不通脘有非常一槊橫江扼險乘塞遂孤絕於外往以么麽小醜如刀招漢者助賊阻據雖大軍雄武不免於挫衄兵至於此是謂陷

地久莫知變是謂遺患考滇西郡邑通衢率皆華其人而漢其法雖不無諸夷錯雜然皆僻處山谷惟雲南縣賓川州之間尚有爨蠻居於赤石崖等甸永昌騰越之間尚有百夷者居潞之沿江上下經途喉舌之地顧容倸離異類隔於其中故二處所鄰亦各攖其慘焉麓賊拒命則刀招漢爲之驅使安鳳煽亂則赤石夷四處刦掠論從戍者曰非我族類則其心必異非往迹之足徵乎赤石崖等甸已於白崖賓川各置督捕府患已差弭此可謂處置得宜爲潞之計須置一千戸所以永騰衛中分調金齒騰衝二所士伍建城而守禦之使其親附於我忘爲夷之

陋安爲夏之美也且境非遐壤人非勁族潞江安撫司原領於
府馴服已久可以令從禁止其鳥音左服漆齒雕題之習浸訓
浸化潛消而默奪之矣惜正統以來不思變置因循至今夫變
潞夷置官署豈惟騰賴之永昌非此則有拊其背者聞國初麓
川䧟永昌城亦自潞江上江而入蓋永昌之東南施甸鳳溪諸
夷頗稱驍悍故寇之入不自東南而自西北經略郡政者宜籌
之審矣變潞夷之說豈待騰人發哉所謂鄙而外之者茶山里
麻是也二長官司額有歲辦不時遣人征之視之若屬久矣彼
域於西北爲騰後倚地雖崎嶇無平原廣甸然重岡峻壁巖谷

深阻易爲依負其人皆尋傳蠻也性柔而力健柔則易制健則
可兵以此之故羣夷雖强莫之敢犯昔齊晉招徠江黄臣服羌
戎卒收犄角之勢二司據金沙江上流夷緬悉在其下如撫之
有道用之有方尤騰之勁輔也四夷卽欲妄動虞彼之躡其後
矣非心亦且少戢豈可鄙而外之以遠夷例視漫無聲教之及
哉所謂滋他族而窘我封域者南甸是也接壤騰南僅二十里
故曰南甸蓋騰之一甸也勝國時騰衝爲府南甸隸爲州故騰
舊屬國初經畫者謂三宣撫司與騰最近屏翰賴之其設官自
宣撫而下有同知有副使有經歷有把事有驛丞各有分地而

參撫其事皆以華人世官爲之有十夫長有百夫長各有分地
而稱頭目皆錄夷人有功者爲之夫其副倅其首領悉用華人
分攝所部散其權而少其力既不得而自私又不得而自肆彼
此相角莫敢擅專故可以指臂使之重臣行部匍匐走謁今同
知而下盡以計滅謂其有罪則有罪者誅矣錄其子孫可也子
孫若無錄其族姓可也族姓或不當用別有署置以代之可也
庶夷酋無以成其自擅之謀不失我昔經畫防閑之意今干崖
舊設屬官固自若也獨使南甸悉同知副使經歷把事之地而
兼有之何哉兼而有之權無所分動無所制得以專擅自恣驕
盜驕而不可令小有隙釁怒目相攻薄聞譴讓掉臂長往招之
不來論之不聽微拂其意不爲閉糴之說即爲阻兵之謀夫地
不崇朝判爲夷壤割所舊屬而殊別之已不可以言知昔之經
畫者不得已而爲權宜之計雖用夷酋宜撫仍用華人爲副以
參制之猶之可也今又併此而泯焉鄰壤異類二十里外即威
令不行是尚可以爲治乎作事貴豫用機貴密有位君子愼圖
之

老成碩畫今之所以處土司者不當如是耶

何邦漸聖廟宜仍舊祀像論

邑文廟設至聖及顏曾以下十四賢像遵庚寅制命撤去聖像而諸賢具存萬歷丙午新學宮士人僉謂聖師洋洋如在不可令諸賢虛侍復奉聖像于上余展謁之餘因作此論其文曰天上地下本昭然有象至其所以為貞觀處乃不見其象日照月臨亦昭然有象至其所以為貞明處乃不見其象聖人固同天地而並日月者其生也踐形沒也遺神亦原自有象至其至德妙道所以贊化育而參兩間者乃不見其象古者大道晦於春秋天柱折而地維傾矣日月蝕而日晝暝矣仲尼獨生其間繼往聖開來學闢乾坤以再造揭日月而重光俾春秋以還之人

復得共觀天日則江漢秋陽之輝固萬世之人所欽慕而快覩者也自哀公十六年泰山一頹十七年廟祀於魯當其時羣弟子以有若似聖人欲以事孔子者事之蓋想望德輝期一覩為幸今以事有若之心推之必肖像於魯廟則繪塑之像應自此始沿歷古今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緣像興思因瞻起敬亦猶之觀天地而瞻日月也孰謂聖人而可以無像哉國朝嘉靖九年命天下學宮撤去聖像改王號蓋起於大學士張璁之議夫孔子在昔稱聖稱師至唐開元宋祥符元大德間加以王號唐謚文宣宋加至聖元加大成至本朝成化又加以八佾之舞是

皆有加無已之心尊禮大聖人也然而上推聖人之心亦不樂
有此則王號之去不足爲聖人損去之誠是矣至于周末相傳
之遺像生氣儼然在人間借非及門諸子之力萬世而下無由
識聖人之眞矣且殷宗物色求賢其形惟肖周廟有緘口之金
人句踐以良金鑄范蠡則宇宙之有肖像其來已久璁大槩謂
像乃佛氏之夷俗夫佛入中國自漢明帝始今撤吾聖師之像
任佛老之象其像則曷若去佛氏之邪像存聖人之正像以爲
天下人之瞻仰耶嘉靖八年甫敕令禁中撤佛老像止存孔子
像奉之此我肅皇帝慕聖人拒佛老之本心也何不移時又轉

而爲聖禍耶璁發之世宗行之天下遵時王之制電逐雷驅宮
牆遂無聖人之迹間有留聖像而蔽之以屏簾者有移聖像而
奉之於別所者又有守令賢明士大夫正直不爲一時承敎順
令師賢之像居然並存不但曲阜白鹿岳麓之無恙又皆人心
之良不忍於聖師處也蓋使昔也無像則觸目無形旣曾有像
則其神如在目擊如在之神毀而棄之其不仁甚矣且天地曷
言無像哉蒼蒼廣運人所共見也借令天地無象則斯人之所
戴者何物所履者何物所被而照臨者何物是安得託元虛幻
杳之說泯滅聖人不死之身使天下之人戴天不見天履地不

見地又若障翳其明而不見曦暉蟾影耶是蓋有難爲解者矣我太祖洪武初凡天下祀典神祇多更易其封號獨孔子仍前代之舊蓋尊禮聖人不以制限也三年又以孔子祀象設在高座而器物陳於座下弗稱其像因定爲高案其籩豆簠簋悉代以甆器未嘗以立像爲不可也永樂八年勅天下學宮凡繪塑先聖先師衣冠悉如古制蓋俾瞻望聖賢者如見其眞氣象於當年亦未嘗以塑像爲不可也正統三年又禁天下不得祀孔子於佛老宮蓋不使與二氏竝列均之意在尊崇聖師像而則之也此誠爲闢邪崇正之道亦未嘗謂聖師祀像之非宜者自

春秋至本朝上下二千年中間哲后名臣未易悉數而唐之韓愈輩宋之二程輩又最稱發明聖道續千載之緒斥二氏之非者豈無有識先聖立像之非者乎即本朝列聖相承眞儒輩出自嘉靖而上聰明特達樹偉稱奇號理學名臣者亦不爲少又豈無有識先聖立像之非者乎乃歷代高賢無此議而議獨起於張璁豈二千年宇宙間人品識見竟無有及璁者耶至肅皇帝銳然行之不疑而舉朝自御史蔡貫等一辨其非而見斥中外遂寂寂鮮公議蓋必有由矣不然如近日部郎唐伯服建議於十哲中黜宰我冉求進南宮适宓子賤其說非不近理而今

上猶以先朝定制不復更易何當日以去聖號削聖像言一出而行之決耶世宗御制曰我太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祟祀孔子於學宮又陰去其立像止令設木主又曰至我聖祖文皇帝始建北京國學因元人之舊像猶存蓋不忍毀之也夫太祖皇帝開創之君也當時在廷諸臣皆弼亮開天議禮制度考文之臣也若果孔子之像當去豈不能遣官明示其事而顧爲陰去於辟雍耶若果出自上意則往日又何爲高其案以就像耶又何不申論當去之意頒詔中外盡去之耶蓋緣改建南雍未及立像原無撤去之命璁特借以爲解耳且成祖既因元人之舊不忍去矣我世宗皇帝豈不能體文皇帝不忍之心竟忍於去之耶在世宗爲誣祖在張璁爲非聖而以己之非聖成其君之誣祖罪可勝誅耶考漢初廟祀闕里耳至文翁立學宮於成都設古禮盤坐像祀之晉王右軍墓寫傳爲禮殿圖晉顧愷之有闕里行敎像元魏刺史李仲璇又繕聖像立十賢於兗則塑像在唐之前已有之非創始於元又安得借口於元以爲薄聖師解也使璁也果欲建名世之業則爲國家爲生民一切安內攘外之計及一切闕失之典制非無可建白者獨奈何區區搒剔聖人之名跡快然一毀之耶又不陳於入官之初而顧踟

蹢於議大禮之後耶此其故蓋不能不令人惑也世宗御製又有曰除待該部集議外茲朕不得不辯亦不得不為輔臣辯璁也為名分也為議禮也非詇君也非滅師也夫事干天下大義若果至公至當則亦何嫌何疑何待於辯而肅皇帝必拳拳為璁辯者想皇心昭昭蓋亦有未安處也嘉靖初考興獻之意在廷諸臣先後並爭之而張璁自觀政以來獨主稱帝入廟去本生之議力排羣論大禮一成皇心用慰自部郎轉瞬入相寵眷隆加眞一時遇合之盛矣然異議雖皆屏斥而天下人心各執一是則張璁猶在毀譽間也故至嘉靖九年復建孔廟之議璁

若曰國家大禮我既破前代之失折衆言之非定不易之制矣倘不更取典禮之大者變而更之則無以證前日之是茲復裁定先師禮制是衆人所共否者我則是之舉世所共可者我則非之使古人大禮文大制度皆自我損益訂證而又藉申於大義以著非常之績今日之行是則前日之行益見其是矣天下何能更置喙哉故託尊聖之空言為忍心之實舉假廟廷之大議附掀揭之成功榮寵熾可必信於君權力盛可必行於下惟時海內人士卽知其微而憾其忍亦仰承帝命忌憚威權又鑒於大禮之覆轍在前遂無復有明目張膽相繼為聖師力爭者

是天故使張璁非聖壞禮之心迹昭然於天下後世耳而宇內
猶存一二聖賢像者是亦焚書之後幸存尚書於壁間也夫千
百年祠而像之一旦委而棄之不但非百年以後之人心恐亦
非當時及門弟子之心矣且借天地無象之說固可以塵土聖
人倘更借天地無言之說則此世界中又可灰燼六經耶璁之
相業自謂表著者此二大事不知只此二事已得罪天下後世
矣自古朝廷之舉動有得失則草莽之評品有是非使一令出
而當時不一遵行是宇內無一王之法使一令否而厥後杳無
公議是宇內無三代之民孔子爲生民以來一人萬世而下推

尊景仰尚慮不及乃今以千百年尊禮之遺像湮泯於一人之
私議竟作斯文大難久之不察其微又多襲其借口之說模稜
附會不復有識聖顏之願是人心又將與聖神並淪滅矣可勝
慨哉昔陸雲去而浚儀爲之繪形司馬沒而朝野爲之畫像彼
於一賢人尚戀戀不忘如此矧吾大聖人哉古今天下士皆孔
門弟子也當日獨蔡侍御輩爲聖人一鳴而甘棄其官悲夫大
都天下奇變必數百年而一見商鞅壞井田秦皇焚書坑儒張
璁議禮毀像皆宇宙間之奇變也井田不可復矣書則至今存
也議禮則至今定論也人心終不可泯當必有爲聖師惜爲天

下人心惜俾天地昭而日月明者
論斷處抉透權奸心事較 本朝邵青門猶爲警動而月槎侍
御反以事主爲正然則古人立尸又將何說乎亦以孚敬姓
張而祖之不足爲據也

楊忠亮論天

太初之始元黃混并中有大主宰太極是也太極者理也理非懸空附著於氣理與氣分析不得滲漏不得合下便是天下無無理之氣無無氣之理也未有天地之前氤氳而體無不具既有天地之後瀰漫而用無不周所謂理氣不外乎動靜陰陽而

已矣陰陽摩盪兩儀立焉水火木金土生焉萬事萬物皆本於此天有四正天有四隅聖人畫之以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自卦爻象象之義著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日月者陰陽發見之最盛者也經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各有次舍而日月五緯鎭星歲星辰星熒惑太白隨天道左旋天一晝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持其兩端兩相維繫天樞不動凭氣自轉所謂三十輻共一轂也北斗水位得七而爲火之成數南斗火位得六而爲水之成數此乃精神交感之義也日生於東

乃有西酉之雞月生於西乃有東卯之兔此陰陽魂魄往來之義也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地在天中地之氣復伸於天之上此地天交而泰也天地日月星物也胎卵溼化亦物也舉一物而陰陽五行具舉物物而陰陽五行皆具薪盡也火傳也不知其盡者也時行物生謂之常一闔一闢謂之變常者有時而變變者終不失其常風雷有震盪日月有薄蝕惟其以終古不易者爲體則震盪者且歸於淸甯薄蝕者竟復於常新此所謂貞觀貞明者也皆太極理氣之所爲也太極者象數未形而理已具之稱形器已陳而其理無朕之目至神至妙難以

省發者也先聖先儒言理氣言動靜言陰陽言卦象言五行言日月星辰言南北極言周天度數旣剖析無餘矣至天地立體處終日戴天莫測所以高終日履地莫測所以厚何易其難而難其易也邵子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則自此以前又不知幾闔闢矣天地有氣則有數數窮則氣變而氣終不窮於數有理則有氣氣更則理晦而理足以提其氣總之太極之理氣自虛自實前如無始後無終混沌而開闢者以陰陽之運有泰否陰陽之氣有通塞也方其泰而通也天以淸地以甯君則明臣則良民則安物則阜開闢者如此宜不至於混沌矣然陰

陽之運不能以常泰陰陽之氣不能以常通更元歷會泰者否通者塞於否塞之極也天之淸而峻者濁而低地之凝以塡者裂而洩人物之蕃衍者亦歇滅而萎敗當此之時五行之用皆廢而水火之性獨悖逆焉二者雖皆反常而成天地之渾沌者水也啟天地之開闢者火也混混沌沌不知幾何時有一氣焉噓動而燠育之若引若躍若鼓若鑄而天地立焉輕淸者爲天重濁者爲地日月星辰著爲天文南極北極互爲天樞水火木金土布爲五氣積塊石硌㬋爲地形九河四海匯爲地脈人以爲天之下地之上懸絕於太空之中詎知天依地依者依地之形也地附天附者附乎天之氣也天附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故夫天也地也可以淸濁分可以高下分而必不可以形氣分也何也其理爲太極之理其氣爲太極之氣其形爲太極之形也曰理曰形曰氣一以貫之者也太極凝結於此即天道斡旋於此就是處分出去在他東西南北低下之凝極停勻極堅固極周徧翕合得緊擔荷得起自旦及暮自始至終自頃刻分秒以至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無一放嬾無一逗漏故曰天行健日月五星隨天左旋南極北極握其樞任其輪轉天不毁地不壞正以此爾然是氣隨天邊行不是平轉皆斜而逆轉譬如人

身氣脈從嶽頂下丹田從丹田度尾閭從尾閭而上背脊從背脊而達嶽以下逆轉迴流提吸攢簇人之所以生生也天無軀殼元氣轉而成有元氣卽生五行之氣天邊一派敦龐而不可量淩競而不可邇固結而不可解清眞活潑流動充滿於東西南北上下之間雖地之形至博至厚此氣足以承之載之天如卵白地如卵黃氣卽卵之白者非水也頓牟掇芥磁石鈎象猶曰氣相感也斯則氣相生也陽燧見日然而爲火方諸見月浸而爲水不見則不浸不然此則無待而生生不窮也世擬之以爲氣乘水而浮非也又云表裏有水夫水者天地之脈絡爲三

江爲九河爲五湖爲四海所以載之地也振河海而不洩也有尾閭以洩之沃焦以消之風日以損之卽有沁入於地者仍復爲竅穴爲湧泉爲陂池爲湖蕩復轉而與河漢通自地而生者還自地而用地之下皆如礦如釜之石礐也且氣屬火水爲陰譬之釜甑炎炎浮浮之氣以水沃之則火氣熄而陽光滅矣天何以旋日月何以轉乎至謂日入地中亦不解之甚日月皆如彈丸太陰太陽之所聚形而著者也一入地中必爲山河大地之所遮必有窒礙之處日尚可施光於月乎尚可西沒東升而出入有恒乎嘗微綜之海自有岸地自有畔自畔岸以外上下四

旁皆天也皆氣也天之行以氣行也其左旋也日月五星隨之
而不息動於不自知運於不自已約之束之而地不覺其苦鞭
之策之而天與日月星辰不覺其疲萬古如一日也此皆太極
陰陽五行之所爲也或曰上下四旁都是天都是氣把這地圜
合在中或不必行氣也得其實四方之氣如一蒲蔞雖把地裹
在中間若使繩約不緊畢竟散失故又要使箇氣力緊緊纏定
人之脈絡呼吸有常四體方纔無病也且以晝論天之上大明
之宇宙也地之下九幽之窟穴也向夕天道日月左旋而入於
西地之濕者有以燥之寒者有以煥之暗者有以明之此亦循
環之理生物之機若地下有水則氣散而行度皆阻矣安能運
造化之神哉世儒之言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歷三
時而三才備言不可若是其幾也天地之混沌與天地之開闢
其漸次亦略相等自盤古迄萬歷歲更六萬九千歲自伏羲畫
卦蒼頡作字文王周孔演易以至於今未五千歲而五千歲以
前依稀渺茫不可考意混沌而開闢者必以其漸所謂天皇地
皇人皇皆歷年最久毋亦天地久道乃能成象皇王久道乃能
成化未可以一刻一時而言惟曉人自領之也

葛申選秦律合少論

六經亡樂儒者惜之然其聲則充滿天地備於人身終古不忒
審聲之法古聖人神而明之微露簡編或亡或存後人知一昧
二安排牽合不可通解而古樂遂以難言選於童年卽受聲學
冥心體究忽遇其全始知聲音直體造化之撰樂特一事字特
一形度律均鐘又特樂中一法耳瀰漫宇宙盤旋空虛過耳皆
樂出口皆聲人身天地交和互應千古法則具存非待湊合略
說其槩有體有要有機有用何謂體聲者氣所爲也形者氣所
結也以氣明之一氣出入得體二遲疾交出入得體四開合交
出入遲疾得體八伸縮交開合出入遲疾得體十六開開合合
交伸縮出入遲疾得體三十六伸伸縮縮交開開合合出入遲
疾得體六十四小分也總一聲之變也以一聲横步其直長短
疎密得幹體十二餘得枝體六其一十八六十四交十八爲一
千一百五十五直體也總一音之變也以一音縱量其周充詘
大小得翕闢之體六六交一千一百五十五得六千九百一十
二周體也總一氣之變也統之以○○○○○○○復統之
以○則太音之希也翕闢出入遲疾開合伸縮十事的的相對
的的各別口可傳以告人耳可決以自明凡過耳之聲盡此矣
若極而辨之六虛內外中邊端末其位也交適抱奠出動其時

也發收行止遞別其節也來往擊拍點弄拊笮其度也高下中
正險陂弇侈達微厚薄其形也正側清濁大小長短剛柔周疏
其體也參兩乘除奇凡倍半其數也氣味色性意識其質也經
緯連對分合輪次其象也陰陽盈虛消息其氣也喜怒哀樂
思慮其情也交變圓通容入遍融其神也各各有則極天下之
至辨矣何謂要元者氣之長元無不有宮者音之元黃鐘者律
之元黃鐘之宮其音含少則元之元也中者氣之樞中無不在
宮爲端中角爲正中羽爲永中和爲中中黃鐘爲端中姑洗爲
正中應鍾爲末中中呂爲中中○爲側末中幾於無聲開之合

爲規中伸之縮爲衡中黃鐘之宮其音含少則中之至要也藏
者藏之息用者常顯用用者常藏音藏和幹聲藏尾射枝聲藏
○不藏不足以息其機也餘者氣之羸大者常極則小者常羸
聲餘於則有六無餘不足以見其大也易者移中易位之用專
則如體直則相易故宮角相易黃姑相易開之開開之合相易
伸之伸伸之縮相易含少則易而爲直者也變者摩盪之用三
存一以該生體則錯出二自倍以別生體則對出音聲相交無
不爾也應者氣之收聲則應也每十八而一應六十四應而成
一千一百五十五此依永之本立韻之體也和者氣之叶音則

乖也每五音而一和一千一百五十五和而成六千九百一十二此轉注之本叶音之祖也實者用之眞聲十八用實十六音一千一百五十五用實一千二十四氣六千九百一十二用實六千一百四十四六音側末各六十四古今皆不用則止於五千七百六十倍之卽一鈞之數也復者氣之本六千一百四十四復於八八復於一一復於虛强而名之曰太虛也極深硏幾極天下之至神矣何謂機無聲非動則無動非聲矣自混闢以至消隕自昆侖以至鄰虛中間大小相函剛柔相摩誰非動處一動卽具六千九百一十二之完體而鐘磬絲竹等特破體之一物矣無動非圓則無圓非聲矣相摩相函之間屈伸往來函薄震盪誰非圓變一圓卽有六千九百一十二之別戛擊搏拊等特動之一事矣無動無生則無生非聲矣自天地以至萬物凡一切有種之類一切種類各具小體無非聲生一生卽具六千九百一十二之體而一吹一息特有生氣竅之一鼓矣何謂用無聲不交則無交非聲矣自至大以至至細自至隱以至至顯重重交羅絲生無性皆聲之生者機矣無聞不虛則無虛非聞矣重重交羅之中一無所注是皆虛體則聞聲蔑不感同感蔑不應矣夫體則聖人之所不能爲也要則聖人之所必察也機則聖

人之所不能違也用則聖人之所不能離也天地設位萬物吹
息聖人成能是故卦也者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則用體之一
也筮也者幽贊神明以成天下之亹亹則用機之一也寂然待
感歸神理性則用夫用也奇偶三而畫則兩支十二而干則十
經脈十二而辨氣味色性則五天地之數五十五而筮則四十
九音六而調則五聲十八而律則十二所以用藏也正聲藏一
而律則顯二所以示藏也甲木行而合則配子膽本氣而時則
起子少陽游部而流注則居首震橫圖居左中而圓圖則居東
北合少本角而動則成宮合少位中而動則首出黃鐘之宮即

季夏於音律則爲元黃鐘之宮倍之大至雷霆滅之細至蚊蚋
而管用九寸者於人爲不（華去聲）擲不窕皆所以用中也肝得脾數而
以脾形名肝黃鐘角聲得姑洗宮數而以黃鐘角聲名黃鐘之
宮所以用易也聲必依永聲應相保所以用應也六書轉注所
以用和也聲十八而律歸十二所以歸餘也明乎此聲音昭昭
乎進於象矣衍之爲圖經緯方圓無往不合而卽物可徵被之
於器剛柔形竅可正其度而卽耳可辨以之立調主音則如黃
帝清角舜徵招角招師曠清商清徵可卽類以見音主聲則如
周禮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鐘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

函鍾(夾鍾)奏夷則歌小呂(仲呂)奏無射歌夾鍾可卽類以見聲若合音律則如周禮圜鍾(林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及函鍾(夾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可備音律大合樂以之度曲古詩篇篇可歌字字入律而一無齟齬呼之寒朝大小長短等形類而見之氣竅可以得聲之數呼之洞中大小淸濁等韻類而應之空響可以得聲之倫呼之空山之側遠近遲疾等變類而見之虛空可以得聲之所及按法自呼欲汗而汗欲達而達方外六字之訣取聲猶舛按法同呼欲雨而雨欲暘而暘動天地尤速綿

綿出入則起火符養胎息取先天之氣尤眞以之設卦觀象幷氣而著知其至神以之紀歷年月日時各有音聲而天地之經始可步以之翻譯則象胥鳥言獸言與西方梵唄可以法譜不必借字從口以混華書以之格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之觀三家之會通可以直入圓門順游性海固聲音自然之用哉若以之參古法作者之意了了後世言聲樂之得失亦因之以見蓋聲之全體見則全用彰質之而一無可遁非懸空說理也然後知樂名皆取黃鍾咸是黃鍾商韺是黃鍾宮頀是黃鍾羽夏是黃鍾和合少則黃鍾宮之至妙也然後知樂重黃鍾之宮呂

覽言黃鍾必言之宮不一而足考工記㮚氏爲量亦曰聲中黃
鍾之宮至班固漢書去之宮二字而其法遂失矣然後知黃鍾
之宮與黃鍾有別月令仲冬音中羽律中黃鍾季夏音中徵律
中㽔賓復言中黃鍾之宮則自有黃鍾之宮以爲之元也然後
知聲律所中是聲之應非氣之候六韶具有其法漢志候氣取
之易緯而實起於讖術宜其至今不能驗也然後知聲律相爲
經緯周禮陰聲陽聲各文之以五音者是等第圖略得其似而
非出於西僧也然後知聲主周律主直八十一乃求五聲之法
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乃求律之法周皆虛活蔡季通直以

宮爲八十一聲商爲七十二聲角爲六十四聲徵爲五十四聲
羽爲四十八聲非也然後知經世法用倍太元法用參聲律法
則倍參並用參天兩地之道也然後知損益相生就法實言上
下隔八就形位言聖人皆依自然之度非取虛象作之法也然
後知簫編十四簧笙編十九簧者乃古人主音之周而各其律
管籥塤篪以穴爲節者乃古人文聲之法折五音之周而合其
簫也然後知國語七律是黃鍾太蔟合管其用七聲夷則無射
合管其用七聲有合七律則鄭譯用龜茲樂以附會七均九乖
謬矣然後知聲有六其用五淮南子姑洗生仲呂比於正聲爲

和是和音也音體中所有也應鐘生蕤賓不比於正聲爲謬是濁音也亦音體中所無也二變之說荒矣然後知宮商角徵羽各有黃鐘各自爲之是律各有屬各自足用不相役也然後知旋宮者乃自宮之爲旋非相役之爲旋也然後知五聲十二律字乃聲律之母其用至於六千一百四十四皆足以貫之京房別立執始去滅四千八名以義辨之妄矣然後知五音閏各不同其閏九分之十二律由黃鐘宮生之也然後知宮商角徵羽各十二律括於宮之十二律宮之十二律括於黃鐘宮之一律也然後知宮律之六十聲乃六十律之第一聲也然後知音律皆以九生其數自同六十聲之一二四皆正聲正數非變也然後知呼吸具有全聲口竅之開合應舌之進退一一可以耳辨以舌牙唇齒喉辨之非眞也然後知連聲有四如衡無聲不然謂有人無人之分及一人而爲二三用者皆未嘗轉聲以別之也然後知連音有四如規一如四聲之自然呼之卽得今之四等拘於齒上舌上輕唇虛立二三等則非眞也然後知四聲者聲之步沈約分平聲以當宮徐景安以上平爲宮下平爲商入爲角上爲徵去爲羽段安節以入爲商去爲宮平爲羽上爲角上平爲徵姜夔又以平入配重濁上去配輕清特未定也然後

知聲有字母之法若等韻中泥疑敷知徹澄則爲重母見下端下精下與徵上來上日上明上各缺一母照與穿同行審與日同行幫與滂同行明與徵奉同行則爲多出叉心邪之外有二母幾於無聲古今不出此皆有聲應可正若與幼清謂羣當易芹非當易威封缺羣危宜增何所見而云然也然後知古人度律有法管包十字不過依放七音字母原無定執況有一字一律二律三律之不同且以一管盡二十八調包八十四調古法不若是之捷古人不如是之苟簡也然後知聲有輕重遲疾之調也若聞音而以意輕意重之呼分韻則輕重之變遂無定矣

然後知反切一以音和爲正若門法之多爲攝而立則切腳不可遍解矣然後知字以目學聲以耳學古人或因聲塡字或因字命聲總非作字以生聲今以字義求聲失則遠矣然後知經世聲音圖之不當彼其法一依等韻稍次之耳等韻有如是之舛經世甯得獨是彼非眞知聲律故立此用實欲明而不能明也然後知華嚴字母之法是中國舊法而二合三合則古人已用之如不可爲叵之爲諸而已爲爾者焉爲旃何不爲曷書已具之矣然後知轉注之用極於無窮今之叶音必歸有字之音有母之字則音且不諦直爲古音摠未然也然後知北音無入

起於傳習非遂不可轉周德淸以入聲派入三聲直用塡辭推其原亦爲簫管度曲之便乃以是爲中原雅音何其謬也三百篇中未始無入韻也然後知呂覽三寸九分而乃三寸九分五與律書八寸十分一同法自五誤爲而遂不可解亦不知三寸九分五即具八寸十分一之用矣然後知李文利王邦直黃積慶瞿九思各主三寸九分者非是其測律之法一以六三升降排如算子一以九疇分合湊如飣餖眞杜撰矣然後知師乙所云上下曲止倨句乃五音之形抗墜折槁矩鉤乃歌之象端纍纍如貫珠正聲應相保之妙非重重滾疊之謂也然後知天地

實用之聲止於六千一百四十四除反聲相近者止三千八百四十聲盡中國字書可塡者止一千八百八十五餘一千九百五十五則無字也然後知天地間有自然之韻三百八十四合及聲爲韻二百四十而止若寬之而合遲疾爲韻一百三十四也可再寬之聲分開合爲韻九十六也可再寬之而分六音即爲六韻也可沈韻比之參錯多矣然後知聲多字少反切難盡有韻無母者就遲疾合用轉法有母無韻者就四聲合用貫法四聲俱無字者即開合用約法則天地之聲一一可塡矣由前言之聲音可別由後言之古法今法可明皆一徵以自然之

妙不敢臆說也

黍律與蘭止菴之南本草楊野巖之心易發微同是吾滇不

朽之業每思彙而合刊之未審何日始償此願也

黃貞元黑水論

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辨疑錄曰甘肅志載甘州之西十里有居延海肅州之西地有黑水東流荒遠莫窮所之是其源出雍州之西北而流入梁州之西南其正西則流遠西極之外而無所據見地之勢西北最高故能經西而西南也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番流至緬甸其廣五里而徑趨南海此得非黑水之源出張掖而流入南海者乎樊綽以麗水爲黑水麗水出吐番犂牛石下歷鶴慶自馬湖出敘州入江樊氏徒知金沙江爲麗水而不知雲南金沙江有二在緬甸者流而南在麗江者流而北麗水歸東海則非入南海矣以麗水爲黑水非也程氏以西洱河與葉榆澤相貫可二十里既以是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然西洱葉榆皆出大理境內而遂入南海雖在梁州之西南徼外而於所謂至三危界別雍之西境者何所與哉是以西洱河爲黑水者亦非也地志以黑水出南廣汾關山今南廣水出敘州之西南彝地其源流不過三百餘里至

南廣河則入岷江於所謂至三危入南海者亦無所據是以南
廣爲黑水者尤非也要之出張掖者爲是周文安之說如此而
大理志則是以瀾滄爲黑水竊考瀾潞金沙三水雖皆入南海
大小遠近則迥不同瀾僅潞四分之一金沙又三倍於潞瀾潞
所出地名鹿石山在雍望俱可窮源上流甚狹金沙江之源則
遠自番域上流已闊澄若重溟黝然深碧夏秋漲溢之時瀾潞
變色金沙自若若比於揚子瀾滄一小溪詩人小瀾水而詠如
此況在漢僅以津名其形勢狹隘不足匹江河界州域居然可
見又註云其旁多松故有琥珀自孟養彝中來孟養騰人號爲

地西正在金沙江濱而浪滄不聞有琥珀此不可誣也由周文
安公之論參以騰人耳目所見金沙江爲黑水無疑矣大理志
曰潞與金沙蜿蜒緬中內外皆夷惟浪滄內華人而外彝落竊
謂不然夫三江皆源西北而之東南惟金沙之外皆彝若瀾若
潞彝夏所界惟可以上下論不可以內外論瀾水僅自雲龍州
蒙化所界正在永昌域中爲華人所宅其自雲龍而上至於土
番自順甯而下至於交趾盡皆彝落永昌郡正在浪滄之外騰
越治正在潞江之外若遽以浪滄之外爲彝則永昌置郡已久
實非彝落也故曰惟可以上下論不可以內外論夫永昌騰越

之為府為州實非一日漢唐可為郡邑安知彝夏不可為封域若以內外界別彝夏為黑水則版籍郡邑至騰而盡金沙江適在騰外而江外無復華人不可制置乃自漢迄今為然矣舜禹梁州封域距黑水而黑水定以金沙江分內外別華彝云

鄭邦誥高黎岡證訛論

騰有山峙州東百里許舊名高黎貢俗呼為高良工攢峯百出削壁懸崖莫可殫述嵐烟靜則天山一色小陰雨則雪霰滿巔又名雪山高大為南中第一蒙氏時僭封西嶽其岡自東轉西北約五六百里經馬面關抵大茶山遶赤髮野人睦阻地直接崑崙大荒父老相傳岡巔處崖斷路絕俯視川流無力不任舟楫川外隱隱有人馬形莫窺其際嘉靖三十八年遙聞洞吳警乃於岡隘分水嶺斸掘土得石碑云重修高崙岡記元至正時雲南諸路儒學副提舉止齋王某撰惜殘缺無全文始知此岡脈衍崑崙故特名高崙岡前三呼皆誤竊按魚龍河圖云崑崙山天中柱又史記本紀言其高三千五百餘里神異經言其廣萬一千里水經言其遠去嵩高五萬里拾神記曰崑崙地首也惟帝下都其水絕弱郭璞贊崑崙在西羌之宇博物志稱崑崙東南水流入中國名為河邱文莊河源考崑崙直馬湖正西三千

餘里大荒西經曰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邱夫
言天柱言地首言帝都雖據諸書似設虛誕但以地理考之其
曰去嵩高五萬里其曰直馬湖正西三千餘里此一證也以水
道言之其曰在赤水後黑水前其曰東南流水入中國爲河此
又一證也夫馬湖去嵩高不萬里而崑崙去馬湖直三千餘里
則云五萬者誤矣黃河自星宿海發源星宿海實在崑崙東南
黑水在崑崙西北流入大居爲金沙江獨赤水未詳今考袁山
松宜都記稱夷道縣西南九十里望州山出湧泉天欲雨輒浮
赤氣名曰丹水則去騰五千餘里又馬湖亦有赤煎水比夷道

雖近亦小惟屬貴竹建昌衞者近似然三水皆在崑崙前由是
觀之高崙東面赤水西背黑水其接脈崑崙也審矣況國人所
謂川流不任舟楫者焉知非其水絕弱乎川外隱隱有人馬形
焉知非西羌之宇乎且龍潞二江夾岡西腋綿亙千里下至木緬
支隴散漫交布禹甸勢據上游誠哉天設之險實以壯我永騰
者也

亦屬鑿空之論然邦詰明季騰越一諸生耳乃引據如是之
博今日科甲中有如此才乎予之所以亟亟搜羅者恐故鄉
之蹟久而漸湮也

楊一清柬西涯相國

僕謝病以來自謂相見無期不圖不幸中乃有此良會豈眞有所謂數者存邪喜道體康裕神采倍增天壽平格以為斯世斯文無疆之休者於是乎在不獨交游門牆之私幸而已不才多事以貽知己憂然內自忖度實未嘗妄有作為體國之誠天日其鑒今日之變殆其自信太篤任事太專好惡太分明有以致之是惡得無罪俟命於天順受其正他非所敢言也憂患之餘百念都廢飲量頗增而為病所困莫克自遂棋方大進而制于踪跡畜不得施斯二者尚不能託以成名他可知已餘俟再見乃盡

此公被劉瑾構陷逮詔獄時作也中數語故自磊落

楊一清又柬西涯先生

蒙泉先生以文章氣節高一世夫人之所共知至其遭際本末後生小子或未之能悉也走不及游先生門而獲從詞林先達後知之為詳嘗擬之漢汲黯宋李綱之儔成敗利鈍不論也國史不可見若壙石之文出葉吏部文莊公公固先生同志撰述似未盡金緋在躬非所以幸先生又借李白柳宗元為喻雖意有所指豈其倫哉顧予荒塞不文不能有所論著蓋於是有遺

憾焉承示近所爲補傳闕之平生所知聞包括殆盡其名之長庶幾其在此夫以門牆肺腑之深厚見而知之其言足傳而信宜莫若吾西涯公者而是傳乃成於三十年之後抑又何故邪是宜急託之木與誌銘並傳以解學士大夫之惑罔俾獨遺其後之人而已快覩之餘敬書以復

楊一清柬劉用齊侍郎

今之人物如用齊者嘗擬之漢黃叔度之流此非今日語蓋定價於二十年之前矣當此時勢難爲之秋用齊居當言之地而又有可言之機願以古君子及人爲念所謂能寛一分人受一分之賜用齊之素志亦若是耳至於潛消默運之妙有出於人之所不及知者蓋非用齊無足與此而亦不敢爲他人言之也若惴惴焉拘形泥迹以潔身爲高而不爲吾人後來之地此士夫常事豈所望於用齊者哉默識之餘千萬加察

楊一清柬喬希大少卿

師生之義至希大而極不待今日始有此言希大之心自謂盡其所當爲夫自古聖賢忠如伊周孝如曾閔亦盡其所當爲者耳希大是心爲孝子爲忠臣爲大儒只是一般道理乎老病廢棄不得相與以觀厥成願益厚自培植毋以宦成自怠毋以時

事自沮他日山間林下有聞吾黨之士勳業光價鏗鍧炳燿于
時以張儒者作用之功者必吾希大也勉之勉之南曹清適脫
繁就簡希大素志亦老夫之所喜聞樂道之者然不須容心其
間俟其自至則不必辭可也

楊一清與劉郡守書

居上以寬爲本然必濟之以嚴寛以恤民庶嚴以警吏卒寛以
植良善嚴以鋤强梗寛嚴相爲用政是以通民是以和否則令
出于上而閣于下雖有良法美意民將不被其澤矣

許鎡與我元金太守書

宿蠹一空夜眠帖席恨無班馬之筆爲良二千石續一後傳抱
歉何如邇以儆同年龔建齋去世一十七年或欲列諸俎豆而
疑於矛盾某忝髫年時見建齋豎立不與凡流伍假令不仕於
朝亦必以孝子名其里第如清獻今慮人議以爲鄉賢者皆鄉
宦不知孝子如清獻爲鄉宦則不得不爲鄉賢朱紫陽不重於
沈旣濟及從祀孔廟至今仰之如泰山北斗亦在具隻眼者取
而肯排衆論耳與建齋同時者不免貴耳賤目而某獨生追慕
不已以新學小生似其志向者眼底未見也然祀典之公屬之
尊者敢以一人譽之不爲少衆人訾之不爲多必求收入藥籠

中雖敗鼓之皮一時見用焉未可知也輶瀆不旣兢冰之至

王元翰與陳沐三公書

敝鄉開路西粵事久而未定今幸奉有明旨聞黔中亦移文滇藩欲闢途以蘇黔苦爲滇計者只金錢夷境當議鄙見謂成此一段不朽事自不當惜費或加派錢糧或裁損兵餉或借孝廉坊金之半或借廩生兩月之糧聞商賈亦願捐貲而某等叨宦各捐俸一年設處數萬金若無難致在台臺一裁酌無不欣從至於經過夷境示之以恩威壓之以天語誰敢自干於化外者論今日之事朝紳交贊滇人欣慰大抵謂此路闢萬一卒有緩急彼咽此通負固失勢滇可世爲國藩且滇遠出黔後滇不斷絕黔亦倚而長存所謂途成萬世之利也往來道路之便舍險就夷與黔中省費息肩猶其小者耳其黔路舊驛不必封塞兩利俱存協濟額金暫宜如故爲便伏冀閣下垂念遠方使滇土異日不斷爲異域滇民異日不淪爲異類實在一內斷一引手而已彼淺見浮言豈能爲知者惑也

王元翰報鄧壺邱直指書

不肖無足比數惟嫉奸惡貪其天性也補官三年京邸破囊老母弱弟在家時爲怨責出都以來行至衛源暑甚又以獨女痞

甃哀痛生疾暫依棲於北門敝宅數間石田數畝正如一窮措
大也乃以生平最惡之事而羣小即以此反中奈之何哉執事
節聳千尋不肖於班行中已識其不凡隨按細論益深讋服今
當是非混雜之中鋒鏑縱橫之際猶俯諒王生若謂腸無他而
罪可滅此之交情另眼求之古人中指不多屈矣絕覽邸報者
久忽友人持一幅來又謂不肖居輝半載華屋腴田半入其手
嗟嗟謗固至此乎去國者妄比於冥鴻而下石者不忘於騎虎
但事久論定或終不至於隕高明之鑒拔未可知耳敝鄉兵燹
之餘台臺霜飛雨潤萬里外始知有朝廷恩威伊誰之功則滇
人有口碑在矣

薛繼茂上王荊石相國第一書

職聞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閣下文章氣節海內傾屬而聖
意眷注亦無過於閣下得君心負人望皆非常之功之資也建
儲一事久爲關典王許二相公以去就爭之不能得閣下爲太
老夫人篤於烏慈一旦單車就道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人亦
謂閣下正直精忠素爲皇上嚴憚比來正逢前旨許立之期事
與時會是又天以非常之功賜閣下也故入京之日舉朝欣喜
相率遠迎趙張二相公計亦有因人成事之幸俄聞進揭側耳

好音聖諭忽頒大失羣望諭旨援引祖訓題目重大朱維京王汝堅請以前旨從事致犯聖怒賴閣下回天救釋改戍爲民縉紳亦無不知而感者職偶查祖訓則與諭旨大悖恐綸綍之音爲天下萬世非笑冒昧具疏亦已投揭於閣下待罪數日未蒙處分士論紛然聞有歸咎於閣下者蓋御劄到閣人皆知之閣下卽時獨斷草諭回覆亦人皆知之雖欲不歸咎於閣下而不可得矣謀國忠而不濟於事用心苦而不諒於人昨見閣下人言朋興之疏內云一時應對故典未詳則所代諭旨不合祖訓人亦諒閣下爲無心之失但查得律許檢舉凡九卿等衙門事有違錯上本認罪卽行改正況事關宗社非他可比而祖訓森嚴尤非他書可以斷章取義牽合附會其說今有三皇子而引朝廷無皇子兄終弟及之條此其所差奚啻天壤致使聖意決而不改皇長子危而不安禮部畏而不敢奉詔舉朝人心如居風濤洶洶靡定雖三尺童子亦知諭旨出閣下手皇上亦且藉口於閣下以有辭於天下萬世書之史冊其謂之何此非小小差錯而已君子於天下事實見得是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今實見得非猶可及止合無爲太祖屈爲皇上屈照例認罪以塞天下之口以沃皇上之心正所謂君子之過如日

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一時失誤不足以累閤下而休休有容善則歸君過則歸已益足以成閤下之美認罪之後定有溫旨卽從容調護委曲維持務祈皇上早建東宮以救諭旨之失而成非常之功如其不聽完璧而歸全節令名毫無所損職一念朴忠所以爲閤下計者無出於此不然則干犯祖訓關於聖孝損君德而傷國體壞時事而搖人心他日皇長子不無銜於閤下矧諭旨云姑待數年中宮失寵中外共聞豈能夢蒼龍據腹履大人迹而生子耶人謂瑶泉申相公曾有密揭言皇長子不當立申相公不利於皇長子而設計以愚閤下又令人出入司禮監亦行此議賣女嫁禍果有之否不可不察職早年讀閤下事君能致其身之文想望若景星慶雲又見閤下以名之必可言主器莫如長子等題試天下士知閤下惓惓以此爲事非止今日今偶以失於檢閱大爲公議所不與若不認罪請正是始則無心而爲過終則有意以遂非雖人置一喙安能白其心於天下萬世倘他日冊立萬一有不可料以此歸咎閤下能當之耶職深以 倉黃應對爲閤下諒以生平事業爲閤下惜又以異日隱憂爲閤下懼冒昧秘密具啓伏惟閤下恕其狂而留神裁察焉

薛繼茂上王相國第二書

承翰諭併賜到密揭五本仰見閣下謀國盛心可鑒天地欽使索報甚急一時應對委難致詳於故典皇上遂執為口柄以有辭於天下節次旨意不日誇議疑君則曰奸臣當斬然而祖訓實有不然夫官員有缺可懸之以待補東宮為天下根本亦可虛其位以待嫡母所生乎無惑乎言者之紛紛雖聖怒方嚴而不止也閣下當此之時既欲挽回於內又欲調停於外然聖意已決而不可挽則外議益激而不可調君臣相持恐將交釀成詔獄如世宗議禮故事流禍縉紳不小人言嘖嘖皆歸咎於閣

下職竊慮之卽欲為閣下解而不可得前伏讀謀國無狀人言朋興大疏乃知為一時應對之言不覺距躍起舞以為閣下回天之力此實機括閣下忠於謀國何罪之有而職敢以認罪為言蓋聖上執著祖訓非人言可回亦必以祖訓解破方為對證之剏古之賢臣為法受惡周公不難以其身利其君閣下屈尊認錯明言其為倉皇具奏豈惟見諒於人而聖意必將翻然悔悟既許照例改正自可設法因敗為功其力較易不然則言官所陳既一概留中不覽聖上何由知其為錯而改之耶閣下一日不言錯則皇上一日不知非皇上一日不知非則東宮一日

不得立職恐遲立東宮其事不小而更改祖訓其事尤大官文書且不得增減祖訓何物豈臣子所得紛更失今不明直錯到底人孰諒閣下果爲倉皇之誤耶何其知而不改也來諭欲職於朝房一會以白其心職爲閣下今日計在不必急白其心而當勇於認錯認錯者正所以白其心耳密揭中雖微引咎所望另爲一疏援引會典卽以照例認罪乞恩改正爲題將祖訓本旨及聖諭所以不同於祖訓處明白分剖的見其所以爲錯決應改正庶可昭然傳示中外洞釋羣疑閣下旋乾轉坤之機在此一舉不然恐他人執閣下爲成心誣訓非屬倉皇則人言旣出閣下雖欲認錯而不可得矣聖旨云朕意已決臺翰云事尚未定或別有區畫非淺近所能窺而與其委曲斡旋不若直截認罪易於窹主古大臣謀國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上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衆益者次也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抑其次也總之成天下事而已職新進小臣曷敢與聞廟堂之議惟是見東宮建立爲甚重祖訓誤引爲匪輕人言繁興爲可畏閣下生平事業爲可惜芹曝之私不忍自外乃不揣冒昧妄效其愚若閣下懇直勤惓至意則職敬之信之已素不待捧讀臺揭而後知也感冒風寒給假註籍輒再以書

對臨啓無任悚息

薛繼茂上王相國第三書

職至愚極陋無所知識前倭情一疏願皇上召見閣下且得因
此便面定東宮蓋以建儲未成人言蝟起咸委於閣下草諭不
協祖訓職爲閣下謀甯可得罪於朝廷不可得罪於公議及今
虛心認錯上可以悟於主下可以諒於人中可以白其心三王
併封猶可及止人言不待辨而自塞矣事屬大嫌無有敢爲閣
下告者輒恃生平嚮往之素披瀝於閣下並及所聞別事其言
有無先入閣下當自知之狂夫之言不識果可採擇與否昨承
諭郎夕具章來日不敢進閣事關重大更冀詳慎勿郎以鄙言
爲是幸甚

薛繼茂上王相國第四書

建儲一事稔知閣下竭盡苦心昨讀首揭欲皇上攬權獨斷此
閣下引掖微權將順至意主欲不動聲色但皇上已明許二十
一年舉行只宜明請冊立使不得痛心回口惟閣下以密揭進
議故皇上亦以密諭商量特旨忽頒迅雷不及掩耳此職前書
所謂謀國忠而不濟於事用心苦而不諒於人者也及恭接節
次聖旨一則曰此正祖訓所謂奸臣本當處斬一則曰本當處

斬以嚴祖訓則皇上所執明係朝廷無皇子一條所云須立嫡
母所生非嫡母所生者雖長不得立其朝廷即斬奸臣一句繫
在此條之內恐非如閣下來諭所云嫡長子爲皇太孫之意甫
納鄙言即謄大疏眞古大臣開心布公集思廣益高誼誠近世
宰相之所難然以職愚見三款中獨中款最爲喫緊首末二款
不言尤爲直指言之亦見虛懷閣下多方斡旋不吝極力引咎
至誠感動天聽當回若再有密諭伏乞閣下專申前中款未盡
之意併請召還涂杰王汝堅等以服其心而平縉紳之氣亦救
錯之一端職三上閣下書皆小价所寫隨即焚稿不敢以告人

疏稿密封繳上嫌疑之際未得躬謝伏惟鑒亮

薛繼茂上王相國第五書

頃見縉紳咸謂祖訓一書不啻六經閣下出身翰林係講讀官
決無誤失之理明欲更變祖訓侮弄君父易置太子有欲以重
大題目加閣下者職竊謂事不可激期歸於成不能爭之吾君
便當謀之吾相閣下之失亦須閣下自救之即日具書不顧交
淺言深之忌求成國事非有他腸正恐犯顏獲罪過蒙鑒納屈
重露章心迹已明人言已塞皇上英睿不無悔心之萌急乘此
機議舉大典以身之去就爭之則閣下一生出處光明正大忠

孝兩全再詳皇上所執奸臣當斬及立嫡不立庶二語繫在朝
廷無皇子條項下聖意明非泛據他條前外疏頗窺其旨願閣
下再進一揭備細分剖解破疑惑不必言尊翰中皇嫡孫字樣
反為皇上別開蹊逕藉口閣下高明練達豈大事糊塗者內使
過守同奏適遇在宅自陳或者天故以此啓皇上悔悟之機授
閣下挽回之柄亦未可知萬望閣下努力

薛繼茂上王相國第六書

閣下認錯疏上青天白日心事已昭　於天下後世矣連日答
旨未下私心踧踖寢食靡寧為皇上　於批答再陳愚慮承教

方知已有諭旨倉皇捧讀皇上亦已　然知其為錯矣外廷之
議只恐三王並封又諭旨云姑待數　無期冊立今改俟二三
年則冊立有期人心亦慰且旨中有置朕何地一語是皇上不
忍專歸咎於閣下而有分任其責之意既皇上嫌於錯之一字
則將他疏之無辯明祖訓字樣而辭意和平者於無意中偶一
發下禮部覆議竭力請立必不得已則姑如外議以閏月之年
不行吉典為辭仍明許次年冊立近限庶無改正錯誤之行而
有從諫轉圜之美在閣下委曲調停之職茂愚陋何知敢當下
問天威方霽閣下乘機苦爭自是回　天能事必完此一件相業

而後可以言去宗社幸甚

唐堯官陶別駕傳

公名庚字子明別號星亭居士其先金陵人四世祖澤移戍滇今籍昆明公生時母匡夢長庚星墮懷遂命名而父琮故篤厚長者見公童牙時聰慧絕倫更莊嚴簡默不作恒兒態因曰昌陶氏者必此子也年十三督學瓊山唐公試奇之補郡博士弟子員甫冠即與計偕戊戌會試同考試官吏部郎隆昌張公業取中偶遺之公旣負才而屢蹶於一第凡九上春官始謁選授武隆令已復移倅承天公之任楚蜀也奉公守正不媕婀取容而惠政甚多民無不戴之者嘗曰楊震暮夜辭金及時苗留犢前史稱之不知此尋常事爾惡足奇觀此則足以覘公守矣居郢未二年皤然曰夫仕以行志爾今郡邑吏進進制於上官志惡得行奈何戀升斗粟以自潤遂乞骸歸當是時郢郡守北平何公才名籍甚雅重公留之不得因泣而送之嘆曰鴻鵠已翔於寥廓豈網羅之所得施哉先是滇城諸縉紳在世廟初最盛然皆飭名節自愛邇來稍稍變矣自嚴太宰郭方伯而下僅臺省郎數人及他郡邑吏爾然多犇謁諸當路往來款結以為閭里榮即家亡恆產羅而後爨而薪且桂也乃奢靡相沿豐廚法

醞朝絃暮歌鮮衣怒馬以恣翫游童稚綺繢冠裳藉博詼弈滑
稽揶揄相戲此其澆風下注不啻波流公恥之故足跡不入城
闉姓名不通公府蓋三十年謝絕賓客而閉門埽軌自若也構
別業於西寺傍課僕耕時與二三知厚棹滇池登眺金馬碧雞
諸山於世坌一切亡染直指使暨藩臬大夫廉其高間一造廬
往候而郡太守合浦鍾公安陽易公咸敦請鄉飲大賓力辭之
不得乃始一再入城其養高自重類如此公僅一子舜臣不謂
俛得而愛之也朝夕誨訓討論經史導之榘矱而戒謙訓儉尤
卷卷焉蓋父而嚴師者也舜臣當不負所教爾齒旣㦲自爲志

其銘曰生也如斯死也如斯榮枯萬億造化亡私三公九卿何
崇何卑黃屋青冢何喜何悲人我我人媸妍妍媸崑崙旁礴覆
之載之眞達者之言古黔婁楊王孫不是過矣年七十八卒所
著有星子稿十卷藏於家

唐堯官曰蓋晉有陶潛者爲彭澤令不肯爲五斗米折腰遂賦
歸去來以見志迨宋有陶宏景爲諸王侍讀已乃掛冠神武門
表辭隱於華陽洞公豈其苗裔邪何出處之類兩公也然潛溺
於詩酒公少飲而詩興到始作多憤世嫉俗之語宏景癖於神
仙導引之術而公闢斥二氏論誼一宗周孔總之各遂其高不

相軒輊爾然古今而有三陶成鼎足之勢矣

傳宗龍劉太僕傳

太僕卿劉公文徵字懋學雲南後衛人父體仁嘉靖中仕蜀新繁令遷保甯別駕所至清約慈愛衙齋種蔬自給蜀人稱劉青菜云以勤瘁卒於官家亦貧子七人皆刻勵尚學公其季也幼從諸兄讀即能灑然貧困中又從盱江羅公汝芳遊聞聖學益懍懍闇修弱冠舉孝廉絕迹公府萬歷癸未成進士爲新都令邑當天府孔道達官貴人冠蓋相望里甲疲於奔命公力行條編法悉令歸農時有清丈之役躬歷阡陌九則維均丹書其籍藏諸庫至今經界穀祿無絲髮忒差三殿肇興取材於蜀邑當辦大木三公獨任其勞三入藺州得美材以獻民間若不聞采木之令者賦租手爲較量稍溢錙銖還以畀民聽訟則令訟者持檄呼被訟者片語解紛終日不抶一人累月不罰一金茅茨千家與長吏相依爲命每以公役至成都兒童連手爭覩其面曰是新都劉侯耶入爲比部主事光廟儲位未定一夕有並封待嫡之旨與同官六人伏蒲固爭首事者欲沐浴席藁公曰此舉不過各辦臣忱庶幾主上知舉朝有同心耳甚無自標置爲名也時稱西曹六君子焉累遷郎中出知廣西梧州府以內艱

奔歸服闋補浙江紹興府約已裕民一如所以治新都者篤誠敬持惇大列屬同風郡大治時山陰令屏山楊楷會稽令吳中翁愈祥俱有惠政郡人祭酒陶望齡為三賢詩以美之且曰古循良之政多得諸資具非關學也於公乃見學問中政事矣夫愷悌可以性近通敏可以材呈擔荷可以氣奮若夫不言之化不怒之威至靜之動至和之守非三者所能記辨也遷按察副使分守浙右三府郡民焚香遮送數十里郡之龍山有祠祀漢太守劉寵宋太守范希文遂即其旁創公生祠肖像祀焉初山陰朱閣學家居悉公治郡狀至是當國有汲引意公一日行部嚴州與同官閩中李開藻同登富春釣臺超然遠覽曰諫議不拜謂故人為天子也今故人為宰相何不高舉為引疾乞身徑歸遺公費數百緡在官郡守遣吏越數千里齎送至里舍公笑卻之居六年朝議特拔清恬用為儀表以原官起備兵威清公逡巡或有勸公不出需後命當得京卿者公幡然曰是有意擇官也乃強起時苗蠻煉甚道路梗人無虛日公先以計擒通賊土目羅國權繼討花箐抵拱河頭諸里盜魁蠟業阿袍皆就縛安定之間賊不敢窺者數年量移四川右參政備兵松潘當番虜肘腋地故不毛本色仰給川西諸州縣金錢取諸司帑率

多悉期士不宿飽東路羊峒生番跨連千里素不受縻漳臘有土韃數千火落赤之部落也往時鎮守納其橐駝名馬許駐牧內地生齒漸繁窺伺叵測公首重本色又括茶稅糴青稞麥數千石濟其不給多置軍仗火器轉輸不絕番人偵於墩卒墩卒曰兵使者積糗如山治兵甲如林將出師特未知所向耳會建南兵事竣公受臺使者檄覆所縻金銀之數歸而申儆將吏曰番虜二憾負固久不討今糧械已足又建南所餘儲需甚多不日禡纛其秣厲以俟羊峒生番震恐乞命因熟番以請降者六十餘寨土韃聞風徙幕北去一夕而盡凡積贖鍰數百緡貯之別駕廨後代公者爲某君盡攫以去臺使者劾某君乃暴其狀不然世不知公有留贖鍰事也遷廉使總臬全蜀回寇自隴右流劫川北一路無甯宇會兩臺諸司一時俱之入公便宜發鎮遠營兵勦之賊匿山中月餘無所見乃露機撤兵密有指授賊聞兵退果出至半途伏兵起盡殪之事聞賚白鏹紀錄於是選郎胡汝政擬以京卿召公公聞之曰京朝詎貴近廉訪豈卑乎君恩到處皆重如餘生無宦情何乃上書幕府封印登舟撫軍饒景暉力挽之不可移書令藩臬詣衙齋勉留又不可方以狀聞謂公崇雅黜浮素節一生無改廉頑立懦清風百世可師讀

者以饒公爲知言歸自蜀遯迹郤埽臺使者按部式其廬欲一見不可得久之日益貧青黄之交稱貸而後舉火熹廟登極大蒐在野起南鴻臚卿三疏五辭上嘉其清望加太僕卿致仕丙寅六月卒前太宰閔公鴻學鎭滇稔公清修與直指來公泰正合辭請卹疏云通籍四十年轍迹之歷幾徧而槖恆垂里居十餘載蕭纏之徵數臨而臥不起又云家徒四壁案擁一經蓋實錄也疏入賜祭葬如例禮部議贈官與諡

論曰近世士大夫以廉自命致通顯者多矣然衣服牴牾初終乖舛情縈難肪色動豆羹欲以祇障流靡豈不難哉余家城南與劉氏比屋而居者屢世而太僕公夫人爲先慈姨母以是知公最真每望晨突不烟知公瓶中無粟家人病甚而公泊然若將終身以余耳目所覩記公蓋天下一人而已使公入秉衡軸以風厲天下即毛玠楊綰何多讓焉惜乎强半謝病所用於世者十僅二三然范丹爲令以塵甑稱劉寵爲守以一錢聞趙清獻鎭蜀以琴鶴名公可謂兼之公不朽矣

嘗讀黄貞父先生所輯廉吏傳有清而峭刻者清而疎逸者清而矯激者大要以有幹濟者爲上清節性也幹濟學也如劉太僕可謂清而幹矣

野史方伯朱家民傳略

公諱家民字同人號天民江都人籍於滇之曲陽幼穎異日誦萬言咸以神童目之補諸生第一中萬歷丙午鄉試赴京考選涪州知州值三殿門工公起運異材萬計未常病民巡方使特薦其能又清戶口興學校剪豪强諸善政人歌朱父癸丑轉潮州府防海備倭戊午卓異旋丁內艱除服補眞定以才守推第一壬戌舉邊才改貴陽知府時安酋叛會城圍公叱馭前或有請暫還里者公曰吾受國恩業以身許惟一死報君遂召兵粱楚嵩洛閒電掣星馳貴圍以解陞安普監軍副使大小百戰爲士卒先通上六衛直抵盤江漢官威儀復震盤故滇黔衝壁立千仞水深無際闊三十六丈公議建鐵橋乃鎔鐵成扣鋪以木幹來往若天馬行空復建連雲等城十一前此狼奔豕突之區至是覩安瀾獲甯宇水西不敢南向牧馬由按察使遷左布政皆以廉惠稱釐奸剔蠹計餘銀六萬兩籍入報部天子嘉其能平臺召對賜宴光祿優禮倍至以敘平黔功加俸一級給諫張鏡心曹代之交疏薦公爲延綏巡撫再四乞休公忠孝性成操履純潔生平以范文正王文成爲法與人交不市恩不修郤孜孜行義修山路數百里置學田數十頃以贍貧儒粒殍櫬死不

可勝計自奉儉約食勿甘旨衣必浣濯著有端俗約言訓世嘗
曰吾以一介寒儒登朝食祿當思樹立仰報國恩毋使身後有
遺貲上負君父下累子孫歷任三十年蒸蕪之塵幾滿而才周
四應臨戎決策迅若發機會入覲值保安陷圍宣城大司馬留
題恢復不三月而邦人大靖有詩云白髮平番人尚舊丹綸留
朔姓傳香其爲時推重如此崇禎壬午十二月卒於家年七十
四贈榮祿大夫四世一品如其官

王廷表江川關索嶺廟碑

江川巡嶺有將軍關索廟圮甚嘉靖二壬子兵備虹泉蔣公過而
慨曰功禁不戢有功者之祠以報戢也若此其何以振之吾馭
岡區振武合索舊軌而神也佐漢梟梟烈非可崇者乎命新之
且益之中奉神后奉妃氏左右繪布戰蹤祝以司之侍雉以享
之多子等人莫不禮之歷礠如對鎧衝礎如聽鼙鼙觀采畫如
飄幟覽燎架如處茅鳴風如奔馬落葉如奔炮號鳥聲如伏起
垣枝如槊操澂江如砦滇址如營矗岜節如汛遠卉如兵盱高
岸則憶賈逵撫多移則想包順守戍則感龐勛綠洞則怨黃賊
皆忠赤之所奮索神之所幻動焉者也按關王二子長平與王
喪於臨沮幼興卽索從諸葛亮南征亮由越巂索何不與偕而

白翔此地耶蓋與亮分往而會於南中耶庲降都督李恢領交州刺史亦從亮按道向建甯追殺南人於盤江牂牁之間與亮聲相連索蓋同恢耶雍闓反於建甯恢建甯人今索廟在建甯路蓋其所擊者耶抑索父子威名蓋世誘秃者畏其駐居者喜其來如八公山草木及靖州鑼灘耶代遠史湮莫可詳訂虹泉公新其廟而崇之太參直齋汪公僉事明出歐公俾從碑之索之功不泐矣虹泉公蒞政清肅地甯人和虛衷謝施台輔之器其禮乎神者戢衆以忠國也即神父子之心也濟濟僚部是惡是法將不戰而勝深有得於此神之助之永無不戢之禍矣

古奥淵衍較禺山更爲劖削

李元陽巡撫鄒應龍平寇碑

萬歴元年巡撫雲南兵部侍郎兼都御史闗西蘭谷鄒公奉命剿除山寇公恪恭祗懼閉閤思繹謂雲南賊寇西有鐵索箐赤石崖東有獛猓怙險負固戕害生靈在昔置衞以防之設營以戍之又命監司以董之而隨定隨叛迄無成功豈紀綱有缺與抑威權匆專之故也今日之事非身任之而誰任乃集在位監司而告之曰聖人在上萬方有衆罔敢肆志乃小醜匆靖兇寇滋張人民生業罔能自保及今弗底天罰後將何極唯執事大

夫臣子之不逮諸大夫曰敢不唯命於是密調兵糧指屬所往冬十月辛未公單騎行升赤石崖出賊巢之背飛檄分兵如動於九天之上莫測其機時維飭戎使副則新都湯君仰紀功僉使則上海屠君寬十一月壬午公躬擐甲冑禡纛嶺巔金鼓聞天旌旗蟠地壯士爭先戎卒競起礮聲雷鍧矢鋒雨集林莽之箐飛火燭空金沙之江波濤起立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十二月丁卯賊平先是崖寨壁立陟之無從賊有備食恃以爲固公令將士密道而斷之於是因敵糧資版築設戍守作城垣建署宇成杠梁二百年梟獍之域一變而爲耕耨之場矣初公之誓也

申訓有曰人爲萬物之靈寇亦人也以無教而驕恣得罪於天法在無赦今雖多方殄殲若撫鷇雛勿使傷無辜以昭帝德時乃有功汝弗祗承法亦無赦嗚呼斯誓也仁人之言也故揮鉞之下恆存不忍之心生生殺殺唯法是循功峻而不矜事險而無咎奏凱日節應仲呂告於山川飲至論功以聞於天子粤稽趙充國在漢先零倡狂師師往討料敵制勝遂克西戎揚子雲作頌美之以今較昔公於充國未足多讓而歌詠不作將爲闕典以是不揆蒙陋括耳目之所覩記備太史之採風並示諸彝永以爲戒云

如此文何必竟讓韓柳其摹經處較空同滄溟更覺自然

趙汝濂雲南平諸夷碑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兼理軍務紹興呂公開府雲南之又明年爲嘉靖丙寅土酋鳳繼祖以武定叛劫殺自恣惡餘熏偪公召羣公而諗之曰賊祖黷亂國經往者務爲姑息以致諸夷倣傚漸不可長於是奏聞天子降旨俞允命至之日主餉督兵各奉其職戎器既備師徒既簡禡纛滇池分哨而進列陣如雲呼聲動地逢賊於武定我師奮勇衝突虜營矢鋒雨集礮聲雷鍧百里之内原草爲赤公乃協于元戎參於臺史躬涖大軍

親壓敵境藩臬大僚矢謨先後文武閫帥闞如虓虎熊羆十萬縱橫轇轕兵鋒銜束行伍篦密飛鳥不過蟭螟不通賊乃計窮奔逸涿江入蜀衆謂賊既過江地涉別省茫茫林箐無迹可攻公力排羣議定策造舟羽檄星馳戒令速發憲臣從聽將士誓死金礮掀天旌旗蔽日履險如夷直趨姜堡招徠鄉導圖寫地形望影揣情知賊不遠公運籌遣援警戒軍中將士翻然抖擻介冑是夜果有三千餘賊衝劫官營我師有備擒斬百餘大呼追逐墜崖落澗者無算遂乘勝尾賊至會里寨公又飛檄指示幾微恐有伏賊道旁乘隙比軍入葛可山賊果有伏我軍先覺

遂大破之直擣蒲桃村毀賊營千餘間斬伐林箐一十三處緜是刮野掃地莽翳如濯鬼無隱迹物無遁形四面夾擊不容綫噓逆賊繼祖與惡黨卞大才阿方等一時授首先是繼祖之黨姚安則有高鈞易門則有王一新首尾相應將為禍階公以通幽洞冥窮神觀化之力早知其然用兵方半卽縛高鈞兵功初成隨斬一新四兇既除諸夷膽落餘黨降者釋之復業凱歌而旋萬姓讙迎山川草木蔚有佳氣奏捷上聞欽至論功粤稽往事元江興師無成而罷東川用武竟非我功遂使氈裘生心狂夷攘臂殆非所以示天下也我公涖止申明國法誅剷羣兇不一而足甲子之夏斬僭號二賊於昆陽秋斬奚本等三賊於祿納冬擒者索於新化州乙丑誅虧遮於尋甸昔之鋒屯蝟集者旣一埽而空乃今深根固蔕者又一戰而拔自此當宁無南顧之憂揆之武侯在漢勳著南征今日駿功誠不多讓昔周宣之世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詩人歌功乃列於雅而我公希有之績歌詠未作非甚闕典歟濂與闔郡文武官屬縉紳士人采摭實迹會衆合詞撰詩一通勒石於點蒼山庶垂譽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云

詩曰天挺哲人加志窮民職大司馬不私其身位高任重夙夜

惟寅曰此南服寇壤與鄰聖人在上四夷來賓乃爾小醜敢云
不臣爰聲其罪爰整其旅彼兇僭號何如腐鼠一擒雙孽無煩
再舉其時伊何孟夏載暑是歲之秋楚雄告憂螗斧蜎鋒掩縣
乘州曾不逾時亦既剪劉沍寒之節有豕載垤一麇斃之遂傾
其穴乙丑之年羣盜蟬聯禍延尋甸一郡騷然運籌得當弓不
張弦以俘其醜帀此顛連我公王佐皇風是播視金如土賤貨
猶唾除兇剪亂風埽電過奈何頑酋不知悔禍罪釁滔天海山
非大公用震怒歷告羣僚是決不悛合覆其巢爾整師徒爾備
弓刀載爾糧糗忠藎是昭歲臨丙寅夾鐘之月禡纛滇池公秉

其鉞紀律嚴明飆火奮越旌旗獵獵誓師喋喋雄風燮燮駭電
霅霅軍威所吞千里震懾既與寇逢衝擊先登怒厲激發飆起
雷騰矢風鏃雨戟火流星羽騎奕奕戰象稜稜聲動天地響破
岡陵賊魄既褫莫敢回視扶傷而東泳江潛寄我乃造舟直窮
其地彼酋既藏我師如鷙越歷再旬檢蒐畢至賊冒萬死奮其
蟲臂欲當我車千骸並棄殪彼二酋獻馘於轅大憝既除餘兇
雞豚俘鈞姚安斬新易門西南頑梗獮薙無垠洞見千里一翳
不存天威遠屆國勢斯尊往者征夷半途而散綱紀爲弛夷乃
屢叛古昔出師孔明在漢天威七擒廟謨神算千年誰追我公

繼之通幽觀化神算無遺重泉匪敖九地非危凡所指授動中機宜聿成峻功奚啻六奇我公體道文章之師我公遠猷虎臣之儀允文允武千載一時揆古無讓可無詠詩列郡安枕人孰不思吾儕士著桑梓於斯勒詞山石永鎮諸夷

寫戰功處如身在昆陽鉅鹿間直覺氣搖山岳聲滿天地

萬文彩遷兵靖寇碑

臨屬建屏迷蒙通嶍之間有猓雞獛猘玀僰等夷種丁苴自改栗灣喬甸等夷寨雜居散處不事耕織劫以為利禁馭稍弛即滋蔓為患所在被禍莫敢誰何釀成鴟張之勢隆慶戊辰奪印

殺官直薄城下如入無人之境而文武吏且微詞巧請以苟幸目前卒未有曲突樹防振揚皇威以少挫狐豕之鋒而綏逋播之衆者辛未秋七月巡臺侍御安肅許公按部臨安嚴持六察外尤留心民瘼政暇進所屬而諭之曰諸兇彝猖獗固以我將士為怯今不預為之計仍蹈故習坐視民患莫之恤縱自愛惜如百姓何且諸夷與他寇異憑依險阻去來無期是必扼其要地禦以精兵遏其出而截其歸庶地方或可稍靖於是僉使憲公請於撫軍曹公乃奉璽書檄下州縣召募精壯五百名官軍土軍二千餘名用搗巢穴器械餱糧郡守侯公任之兵備西充

張公毅然以弭盜爲已任首執縱賊窩賊土賊百餘人戮之揚聲進剿攻其堅寨數處旦晚反覆數同出其不意彝寇以爲自天降也不寒而慄受撫恐後至於賞罰申明調度周密忠誠任事旬月之間民皆安堵賊知畏懷後司馬鄒公繼之與侍御公同志至今蒙利所謂馭彝有要匪徒撫之亦貴威之治盜有方不在勝之而在靖之也咸願勒石以詔來茲

馭彝治盜六語簡而明中藏無數經濟

王元翰王太守革甯州鄉兵碑

甯原無鄉兵也有之則自先任徐守徇私送土司扛擡始甯鄉兵原不甚苦也苦甚則自萬歷初年征調繇七十名加至四百名始夫滇流土並設漢夷兩兵夷兵即今各土司奉調兵是也漢兵即今參遊招募兵是也若驅糧差百姓門戶流民使之供夷兵輜重鞭策之役蓋全省所無甯實何堪問之占籍者曰吾差已繁賦已厚茲復裒石五稅糧而僱兵一名則貲產盡而繼以死徙耳問之流寓者曰吾有民徭有軍差茲復以門戶而僉派爲兵則徭外加徭軍外加軍無可復之有命已耳而土司者且曰吾非爲吾一家私役上官調我我調若等王事也遲遲有軍法在焉於時鄉士箝口鄉民裹足噤不敢發舒一言三道弗

聞弗見也兩臺弗白弗知也匪一朝夕之故也萬歷已未州紳士號訴撫按批行王守王頓易初盟坐以激變中當事先入之言下辣手偏護之力甯之士民愈驚惶罔措恐前此私派鄉夫不因此舉遂成戎籍定額乃理窮數極慼我太府黔清平王公諱鉠者以宣府卓異來剌吾府洞矚民瘼振翻弊藪持州守鄧公汰革之文首肯曰兵以衛民奈何毒民況夷民不徭與鄉民不兵所從來矣若土司應調而復牽引民兵亦惡用土司爲遂一力擔當請詳必革一時撫軍沈公儆炌臺使楊公某守巡張公某閻公某各稱善允行盡數裁革勒石通衢垂諸永久嗟嗟蕞爾甯民以苦累之鄉兵沿之數十餘年有加無已一有呈請則指爲生事然則皆草菅民命者爲行所無事乎哉公蒞任未幾斯實首政使兵歸兵民歸民夷漢不相擾則洞垣之視也雲駛風飆牘不覊滯以長枝節則回天之手也恤妻孥全民命不致橫亡鋒鏑則植德之隱也公雖復予曰就事處事而已而甯之德公尸祝者不世世乎予不佞跧伏山林不問戶外事慼公此舉有激於中而士紳民衆不謀同口建碑誦公遂爲之記銘曰爰有兵兮兵牽垠爰有垠兮垠苦兵徵檄一下勢猙獰追呼四出雞犬驚募生補亡資產傾跋前疐後歸鯢鯨誰爲汰蕩

解酣醒投刀佩犢歸耘耕樓山青蒼瓜水盈億萬斯年載令名

王元翰郭夫人虛墓碑

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洧水單父之閒至今尸祝之河西於甯爲鄰邑地僻賦繁民不聊生天順間粵全州蔣公艮來令廉明愷悌有國僑宓子風始至即滌煩苛與民休息有訟者輒慰而遣之徭役減損囂淩盡化不期年而刑措囹空四郊無壘犬不夜驚民不見吏桑麻遍野麥穗興歌滇河西之召父杜母也始以厥配郭夫人至生一子曰昇夫人卒厝於縣治西山之陽娶通海陳夫人生一子曰冕生而穎異

玉潤珠輝河西人稱曰兩鳳生二龍後果並擢巍科蟬聯臺省爲盛代名臣勳業爛然公之流澤遠矣先是公九年報滿將去百姓茫然如喪其所親留之不獲夫人柩亦隨歸遺虛墓在焉空山荒寂狐狸之所悲吟樵牧之所上下而邑人每過之未嘗不肅然生敬依依不忍去也夫周人之思召公也愛其甘棠況夫人墓儼然在乎思令尹而不得見見厥配之墓猶見令尹也閭閻父老時往剪其蒿萊去其荆棘尸而祝之不忘公也歷二百年厥裔名一清守臨安廉明剛斷有乃祖之遺按部河西遂興營葺之思河民即率其子弟荷畚鍤操杖鋤羣衆以往并力

而作高其垣墻表其封植石柱嵯峩工竣不踰月而成蓋有不待發徵期會約束而然者雖令尹之遺愛在邑而河西之人心風俗藹然獨厚視洧水單父之民不少讓焉眞盛事也予嘉令尹之遺愛且嘉河西之人思令尹而及夫人者沒世不忘有令人可泣可歌者故書之堅珉以志不朽焉

楊春震貳守袁公德政碑

治之大要有二曰識曰斷惟識迺通惟斷迺成郡司馬袁公之涖任也天性仁惠凡有病於民者必亟爲剔除而觀變宜民期於心安而止我祿勸變後流移荒蕪惟土色等一十三馬尤甚率皆有田無人有人無力每歲逋負正徵銀二百七十兩併徵則民病停徵則國病於是當事者率爲拆補之謀往往浚民以賠償而株及無辜升合者累及擔石擔石者必至傾家即家無卓錐商之寄寓亦罹幫貼之慘以至血流兩觀罪盈狴犴民惟棄其田里鄉黨而操瓢走耳嗟嗟膏肓之疾上下受之其果何時瘳乎我公署事惻然念曰孰是司民牧者忍令如此哉遂進郡之父老而商之有議請蠲者公曰額徵何可廢也有議攤平者公曰不欲安可施也有議加派於暫復額於後者公曰倒懸何堪久也無已可議者其在叛產乎計租歲該一千一百三十

石零實徵僅五百石足餘皆荆棘無從責賦也存之徒有其名委之竟歸於廢乃議五百石實徵暫變價以充賠累其六百餘石拋荒給殘傷等馬通事領種以補不足則荒蕪以人耨而熟國稅以得助而完是舉也催科而兼理餉之法恤困而寓開荒之圖既不病民亦不病國貧者歸畊流者復業誠裒多益少之方而平定安集之計也議上公以安危決之再議公以去就爭之乃得如議行而闔郡再闢堯天矣夫以公編審昆明而人頌神明署篆澂江而人稱渾厚再移政楚雄而政通人和借寇姚安景東而行清節著所至浹洽均非識與斷不及此并書之誌公歷政之善云公名國藩江南蘇州府人萬歷間選貢

敗政病民疾中膏肓因循不治是名養癰癰疽潰則大命隨之此民死而官不獨生自古然也縱逃國憲必伏冥誅冥誅幻矣怨詛昭然況國憲終不可逃乎嗟嗟以數萬人身家性命自顧渺然一身並思及子若孫歷億劫果能償否此翁叛產抵賠一舉大有識力然決以安危爭以去就用意良苦矣

楊春震追贈光祿寺少卿張公忠烈祠碑

有升沈而無明昧者日月也即有時昧而明者自在也有古今而無顯晦者忠烈也即有時晦而顯者自在也光祿亞卿張公

死節甚偉其有功於世教甚大雖崇禋祀未樹貞珉誠缺典也
今上御極之四十有三年直指公按滇核公祀典廟主及死事顛末鄭重特至檄下屬震以紀事之役謹按羅婺郡乘及父老曾耳目者傳聞甚悉公諱澤直隸安慶人由明經選擢異材晉雲南僉使因武定鳳賊繼祖叛大司馬呂公光洵受節鉞進剿公督兵由尋甸進討同事者失期公以孤軍深入被圍絕餉百計突圍莫出公乃北向再拜曰滅此朝食臣之夙心計不從心惟知授命願同睢陽作厲鬼殺賊祝畢欲自裁祖率鐵騎馳入叩首請曰自作不靖固知死亡無日幸天賜明公願少緩須臾倘徼恩招撫以保數世餘業公亦無不利乃厲聲叱曰狗獠犯順天討不容奉命而來有死無二頭可斷也烏知其他偵聞當事者咸欲姑許為出公計公乃密揭司馬其略曰澤不職不克先事伐謀臨危制勝陷圍辱命罪也何辭僅有一死以自贖賊惟恐職之死者乃賊之自為計也豕性難馴狼心叵測如為職故招撫之燎原燄天終必不免且果招撫之而罷討是曰縱寇抑或陽許而陰討之始許而終討之是曰挾詐縱寇者不武挾詐者非誠堂堂天朝安可蹈此惟懇置職膜外一意進剿永除滇南噬臍之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當是時繼祖求撫不已公

罵愈厲乃及於難 呂公進勦之計始決四道並進寇持久糧盡
計窮走匿青雞羅 山我師圍之兼以陰雲霾霧說者謂張公之
靈顯云賊黨懼甚斬祖首乞降遂平司馬公以公死節事聞上
哀悼贈公光祿寺 少卿勅守臣建廟立主合前後死事者凡七
人每春秋郡守祀之專享者惟公同知袁倖知州秦健次之知
事高心照磨張成吏目劉瑀巡檢俞伯官又次之招安罵賊而
死者諸生楊忠惠教官常存仁附焉丁未克舉之變一燬再燬
廟主寖失其故惟時祠象貳守袁君及和守葛君擇善地移廟
而新之方議具實表揚以鑒來禩時兵備王公奉直指公之命
適至乃知忠義在人根於秉彝遂不謀而合乃爾嗟乎公之被
圍也朝而允撫夕而脫難竟必死以殉夫豈一死塞責哉若曰
除他寇十不如除鳳寇一以他寇遠而易與鳳寇近而難制他
寇之患在皮膚鳳寇之患在心腹公以死除之使深根固蔕之
强寇犁庭埽穴則公之一死重於千鈞矣故爲記

潘一桂分守金滄道參政彭公平叛碑

雲南實漢郡縣慨唐政不經封疆之吏弗諳遠略始而滋萌旣
乃僨機一挫弗振遂舉職方版圖委而棄之自唐終宋蒙段竊
據元興再拓我明高皇帝蕩以神武漸以文教平寘熙洽二百

年於茲邇者雲龍州逆寇段進忠故段酋別部恃其強固數恣
凌暴旋謀篡奪驟襲嘉龍殺之殘裂肢體僭據矯命覔之勿誅
猶弗悛弗戢反謀益急治械儲餼劫戮橫肆飆來颺去為大永
諸郡憂萬歷庚申歲我萬載彭公以參知銜命守金滄兼攝分
巡密受指畫於今撫軍吳興沈公儆炌前直指南海潘公濬既
抵滇廣詢熟諳聚米畫地得其險扼所在進兵所由計非五萬
衆不可公曰幺麽狡寇急之則困獸必且為逸虎惟計致之則
一籠鳥耳廉諸郡條得其精練警敏威信素著者永昌陳郡丞
大理陸司理麗江陳倅雲龍周牧各授方略或揚我皇威或昭

我大信或攜其腹心或離其儔黨左提右挈前犄後角舉逆寇
所恃為常策而萬無一危者我盡得其要領而褫其神魄賊遂
進退齟齬應援道絕乃偽托赴愬希騁詭辨冀緩須臾且以跋
扈故態擁衛強兵逼城而陣名為待命將出於不意以得志因
率逆衆由永平間道驟抵大理乃公之分布已定賊適入彀中
命薛中軍陳周二揮使一鼓擒縛諸脅從罔治諭而遣之不遺
一寇不僇一人隨遣撫餘民則鏟崖濬壑險歷百盤猿攀猱接
窮其巢窟搜獲藏鏃數斗儲械無數議者乃服公成算云竊惟
滇徼諸彝世以爵土為我外藩巨藪深山易於伏莽所貴犄角

貐牙得機早制弧張阱設相地施防則搏噬之兇自勿及熾乃蠢爾小醜寬以恩而勿格倒以柄而愈恣若養癰疕不忍割決尤而效者覬望踵起非公沈幾妙算及諸大夫宣勞運奇必勤大舉滇西諸郡雲龍生靈豈能安枕夫張吾三軍以斬馘奏功未始非聲罪致討之宜然在仁人不忍言而智者尤有萬全之慮焉若天寶故事可鑒已孰有兵不試而威震矢不彈而功全殄積年之大憝貽列郡以永謐斯民之爰止是土者食平定生全之福其祠廟尸祝當億萬禩何紀極耶周守首奉公密計躬履危險備極勞瘁知公功最詳戴公德最厚謂不可無紀以詒後世乃屬一柱為之頌其敢以不文辭謹志其略如此公名自新號祖銘壬辰進士江西萬載縣人陳丞錫爵廣東南海縣人陸司理德龍貴州都勻府人陳倅文弼貴州新貴縣人周知州盡章貴州思南府人薛中軍來徵郡太守子陝西咸陽縣人揮使陳諫周承趙大理衞世官繫以詩曰

西南郡縣自漢元封國以外藩界啓雲龍黑水為池表鎮崇峯唐治不經淫贖作凶赫赫天疆盡界蠻賓明德開天統一區宇迅埽炎氛漸以干羽眷滋歸正世作藩輔詎謂異孽種有猰貐戕類賊親恣睢跋扈弗治彝狄大我皇仁德不可懷兇頑弗悛

負彼狡穴治械儲囤劫衆張威修戮邊民襲酋梟奪奄有蘭津廑我牧伯赫斯震怒爰整戎旅尅期師度彭公至止淵慮卻顧諒茲小醜跳梁魚鮒但叩囊底甯煩搜捕乃諮庶尹藉以前籌虛受轉圜才智兼收上策攻心乃亂乃謀進退趦趄狼狽而投伏莽升陵險譎深幽螳臂猶恣適罹兔罘一鼓盡縛不試戈矛反首接足斷領懸髏封豕既殪萬口騰謳誰其貽安方岳列侯祠貌社稷報祀千秋欣爲王民耘耔田疇薄賦輕徭化日優游凡爾百彝共戴天休逆族殄除順則懷柔恪保乃世毋爲後羞

傅宗龍署祿勸錢公惠政碑

祿勸自逆祖受誅後不四十年而克舉之叛繼之未幾壬戌之變復相踵焉議者率以祿勸之彝狡而悍與東川七州錯繡窟穴可恃故其動最易也是不然人情不甚相遠彝雖叵測亦有父母矣亦有妻子矣亦有生畜田產之可戀矣獨何心而甘爲叛逆至身戮家亡而不顧而不知其有所激之也激之則自通把代徵夫通把之立不過設流之初謂彝與官不相習擇通彝者而代其徵庶幾便於彝云耳孰知立一通把隨加一狠虎正額未已也而火耗數倍之火耗未已也而雜派重科之而且爲下程之例而且爲拜見之規一牛亡馬之繭壯者假府州之所

用而吞噬之一田一地之膏腴者以些須之債利而准折之生畜園產不空不已見女妻子不鬻不休彝至此而精枯髓竭故一夫首倡而衆心響應則與死於管馬之酷虐無寧甘心一逞此亂之所由釀也官茲土者類以傳舍視官贅疣視事從未灼見而大創之者此管馬一節遂成積重難反之勢而亂之所以相徇而未有已也錢侯于癸亥夏代政祿勸州性慈和才具敏達甫下車即與衆矢諸神曰敢有徇于私拂於公利不興害不除者有如誓厥後均賦役省供億戢强暴安善良賑窮乏興禮教種種惠政悉爲推行惟管馬一事鬱鬱然朝夕不釋仍之而剝膚之漸既所不堪革之而催收之難又恐不足侯虛心採訪乃與其鄉耆有德者深入他頗等界月餘遍歷各馬悉得其狀嚴諭各馬彝目一應糧稅親身認役盡革去通把輩不令復入有一票而沿途遞傳每一馬而互相保結迨及秋徵而各馬彝目疾趨輸將先者獎勵之不踰月而二十七馬無一逋負者豈彝之有所私耶避橫徵而供惟正情翕然也是冬黠酋因保甲之嚴身無所匿遂受擒焉嗟嗟催科不擾而爭輸子來苞苴一清而奸宄斂迹此孰非以彝治彝之良法哉宜合州士民尸而祝之感不容口更慮後之射利者出入而或更相謀爲不朽計

乃遮道鳴諸直指羅公撫軍閔公兵備莊公各嘉賞之准令鐫石紀政自是而美意良法炳如日星雖狡猾舞文之徒不得越成規而復害玆邑矣幸哉祿勸之患於是始杜患杜而祿勸甯祿勸甯則武陽固武陽固而全滇始安父母之惠豈曰小補之哉爰為之記以志不朽云

王錫袞段恭節公祠堂碑

昭忠祠者聖天子為巴縣令賜謚恭節段公特崇褒錫以風厲後人者也祠成制備有司循典例歲修祀事罔敢或渝越十有四年公長君大金吾特疏請於朝奉其母太恭人以合祔而索記於王子王子曰儒者泥舊聞謬托良臣忠臣之願才人愴艱步猥分死事成事之蹊豈知性匪孤行聿求厥是理無豫設唯變攸宜三日睢陽完節終歸於天付一泓止水初心適獲於我思如段公巴江之役授命臨危輕身闔室上自廷輦下逮畟童莫不式舞且歌繼以漣洏吁嗟甚哉識者於斯又為之惜其才而悲其遇何也蠢玆逆藺實逼處巴畣異狡窺匪伊朝夕豈有所愛而不肯發趙瑤出虎鍾離化鳩公用兼之故足恃耳自公捧檄入省闈而酋謀決又中丞氏移鎮點察有易酋心而酋謀益堅迨及公歸是云無所向使公不離巴有以待賊未至議備

既至議防綢繆密而巴郡安公可不死又使難發公尚未歸泣廷糾師問道設伏出其膽識一舉而褫諸酋魄并安會城公亦可不死又使公言策獲行於撫道操縱有法不即決裂以俟公歸猶徐議收拾而將吏仍安公又可不死之三者不能得之於當日故曰公遇之悲有如此迺公所以死則處之有其道矣聞變入境在戈戟瀰漫之日輕車博帶詩云委蛇其神閒甚且大義規賊首以國恩國法爲言其辭安甚卒之賊亦相顧愕眙動色戒以無傷我公而公終不以此小屈其氣又浩甚萱摧椿折不懈匪石之貞鶴唳鵑啼共解同仇之憤惟其誠合所以義生

故曰公才足惜又如此嘗謂國家不幸而多死節臣使人致疑於造化又大不幸而鮮死節臣使人隱痛於人心人心者造化之根柢本固則基凝本濁則流涸是故誼辟英君終不容置此於不問古善用者有若漢高之於丁固唐宗之於宇文周主之於樊愛能等或拔其隱曲或斥其生平或并屏其黨與而要之不如我高皇帝之於危素老臣直以三字香名洗換萬年遺臭自是而往遜國虎爭歷朝豹變莫不隨時隨地霞舉雲蒸所謂廉恥立而理道明捷於影響教化行而奸邪正凛彼隄防如兹今日顯有昭揭聖天子於公其猶是行古之道與若乃吉凶惑

謀甘處不才之木初終易慮遂成中變之絲泡影豈孚金石爲
裂瞻拜祠下有餘泚矣祠在劍治西金華麓去賜塋二里而遙
湖嶽日星囘環映帶考其始繫公外大父刺史張公宏光舊廬
也公名高選字讓宇萬歷巳未進士父汝元封如公官繼慈太
孺人劉氏如恭人徐氏子暘女泥金及小姐義僕段黑子以闔
門靖義今奉詔全祀焉例酒備祀爰繫以辭

辭曰聞公降夕之庭前有神紳笏端且虔載舞載揚綠緋纏人
疑香鼓或生天招引吾家李鄴仙須臾影隱衆忻然頭角崢嶸
日異年紅綾光暈褙盤鮮百丈錦纏芙蓉川突來狼豕蹤花筵

哀鴻馴雉不曾眠鳧舄乘風羽化翩銜丹雞犬逐紫烟鳳書層
疊破重元下指蒼松與古梗千秋圍繞白雲邊

予司教劍川凡六年每春秋仲獲將事祠中輒手摩此碑諷
誦移時字尤蒼古有法沙逆之變公亦授命遂志是爲不愧
其言矣丁卯十月冬至日師範手記

李大受張公革北衙陋規碑

張公之卻北衙金也大有造於北衙也然豈但一北衙哉北衙
於鶴利什三害什七蓋礦硐盛衰相倚伏而課額無增減其盛
也祗足以敷額其衰也衆爲取盈困矣當神宗朝榷使四出課

數倍常額而礦產日微問諸爐爐無以應問諸硐硐亦無以應於是行稅畝法舉郡隸編戶中稅糧若干石派課若干金夫鶴土瘠生希縣官惟正供且虞不給何以代北衙輸復重之課役辦納富人驛騷罔甯宇而窮簷無以聊生繪監門圖畫青苗法不慘於是矣會山陰祁公與上官力言不便至以去爭之而額始浸縮其法寖閣鬲酒薄有生藝至今戶祝弗絕比來山日益空硐日益遠日產幾何而額反日益增積逋者日益衆識者方慮膏肓之甫愈而漸作焉迺復有無藝如郡伯歲按部諸爐硐咸醵金以獻習相沿不可破張公來視鶴害滌利興百計輯甯休養苞苴有禁羨耗有禁贖鍰有禁惟日酌鶴水而已居一年往廉厥狀諸爐硐循故事以進亦山陰父老為使君報耳公艴然曰此推車敗政也余不獲為若請獨愧憫交甚若之何因之為利重為若累辭弗受再進之益辭弗受曰苟有二心有如日且下令曰自今伊始重舉此者一切法無赦諸人懼而止於是盡塲之人歡呼手額得以公之所卻者償逋負矣此例一釐永釐歲歲得償積逋皆公賜也逋償而課足無慮若嚮者害之移編戶矣所謂體恤北衙實以體恤全鶴也微公之察標見本防微杜漸亦烏能若斯之仁且斷哉昔王端毅公撫滇時內監錢

能開督南衙誅求無厭公彈而去之今我公釐剔前弊後先一
轍鶴民利賴豈在端毅下耶嗚呼天下一北衙也聞公之風咸
以冰蘗操恤民隱民命復而征輸易善撫字未始非善催科國
家其永有賴哉吳生及父老謀以畏壘祀公者畏壘我公伐石
而謁余爲之記公謝不敏曰不肖䟦涇行耳安足貞珉但借此
著爲令俾與後之君子約毋胥與毋胥取未必無小補爾公名
耀號融我秦之三原人與王端毅公同里云

楊祜署郡州篆司李彭公去思碑

公以司李借寇和曲考滿績最賢聲益著擬秦之臨洮郡丞父
老泣請諸當道疏留期年而銓部謂公異才天授當移重地爲
當亡一作萬里長城弗之許公曰吾有以謝婺民矣將戒行士民
度輙之不能臥而又不能釋然於公也相與立祠以祀之更謀
於通衢之南去城十里許鼎建碑廳三楹爲勒石誌思而乞言
於余夫余何足以知公然嘗得之父老之傳聞而深嘆公之有
功於婺也婺地多彝叛服無常寬之不可稍繩以法輒釀大釁
以故爲治較難於他郡公下車覩官如家保民若子見諸政者
剛柔合劑寬猛適宜他人以急公故或不暇恤民隱以恤民故
或悞乃公事公才敏捷而達於時宜即一事必求下不病民上

不病國參酌權變以歸於當初攝元謀令修學造士建橋利涉察弊正法裁公費而里甲謳歌矣息爭訟而風俗丕變矣練鄉兵而盜賊潛踪矣此雖功在一邑然元固婺隸造元同造吾婺也已而攝州篆州故久缺官事體廢弛人情玩愒奸弊叢生公洞若觀火從而振刷之釐剔之數月之內百廢更新諸上司以公留心吏治斷然于府務之利害大小輕重緩急也委權守焉至是公益振奮凡所興革悉中肯綮如令元牧曲時規模加宏而政亦成方公之守婺也七州反側黎庶倉皇燎原之勢未可嚮邇而巨盜渠魁狡焉思啓公卒以談笑制勝得之是其平危

靖亂又古循良吏中不多見者試觀昔日之婺若何多壘今日之婺若何安枕卽如楚姚比鄰鄉落無桴鼓之虞市城絕探丸之警者非公之賜與然則公於民爲父母於國爲長城矣婺士民食其功而飮其澤當其去也愛慕流連祠祀紀石有出於不自已動於不自知者皆中心之誠然也公諱再祖號孩若黔之思南籍蜀之墊江人舉天啓丁卯鄉薦云

高對游武夷山記

武夷山水甲宇內予每切登臨之想嘉靖壬寅佩按節駐崇安時冬十月朔也明日攬轡獨行三十里至石鼓渡停諸騶從歷

望仙橋登沖佑觀觀後一峯高數十仞巍如冠冕屹如天柱名爲大王峯峯之西有鶴巖北有幔亭東有昇眞洞絕頂有鑑池予乃躋攀探索既而乘小舟由曲口逆流而上按志指點一曲碧峯森立雲鬢烟鬟號爲三姑石巉巖蒼翠寶冠螺髻色相若補陀二曲巨石聳肩潤麗下有妝鏡臺謂之玉女峯兩石相倚長數十丈中有罅窺見天光隱隱如線謂之一線天九峯書院在鐵板峯宋儒蔡沈傳書處三曲小藏谽谺兩艘懸插大藏淵深石器中存昇日巖恆有金光水樂石音作絲竹四曲機杼在阿雲霞組織金雞飛洞曉月咿喔詩題巖古春雨綠莎五曲伏

義洞在大隱峯後其峯削立方正如屏考亭朱文公曾築精舍於此悟義紹孔講明性學當時從游者衆至今武夷書院與丹山碧水相輝映從祀者黃公幹蔡公季通劉公鑰眞公德秀六曲仙掌瀑布飛雪蒼屏萬松閣雲層峯倚空石堂拔地七曲壯郭盤旋高城繚繞天壺環合湧翠飛流八曲鼓樓巖白龜浮三教峯前魚磕石紋縷絡人面莊巖九曲白雲綑縕洞竹幽邃石田茅屋平川桑麻太和宮在焉大抵武夷山道書謂十六洞天廻環百里峯巒大者三十有六形狀不一有縝潤如玉削者有森銳如筍立者有莊嚴如正人者有媚麗如美姝者又有如樓

臺突兀如城堞周遭如鐘鼓陳設如廩庾峻峙其驤如龍其踞
如虎其蹲如猊其騤如馬神剜鬼削層見迭出仰瞻俯盼應接
不暇而勝之尤者在乎一溪九曲中流縈迴故朱子於每曲皆
有櫂歌雲谷滄洲視如闕里匪直與濂洛媲美八閩人文夫有
所自矣予觀風於茲首獲履名賢講學之地登謁延佇聿興仰
止其亦大快也舟迴復次渡口時返照將斂仍登陸徐行抵葉
坊驛漏下二十刻

　是記極有矩度較金焦君山諸作氣勢少遜而節節獨勝

高對泛洞庭湖遊君山記

余家食時夢登舟舉帆忽怒浪驚濤阻泊柳港遙見層城傑閣
俯臨江岸風既靜舟得安流覺莫知其端嘉靖甲辰守南陽丙
午謫判鄭州戊申移令巴陵由荊南溯洞庭長江風作維纜岳
陽樓北君山在望宛然昔年夢中景乃嘆曰余今日之謫移固
前定矣巴陵之勝惟在洞庭一湖按禹貢九江孔殷即此瀰漸
沅辰漵酉澧資湘皆匯凋迴八百餘里浩浩湯湯一碧萬頃岳
陽樓則枕巴邱以瞰洞庭不特君山咫尺擁浮湖面而南有䂓
融北有內方東有黃鵠西有大龍環列拱屹皆在指顧中考唐
開元張說謫守是邦登臨賦詩誦其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

之句則懷抱已可知矣李杜韓孟白賈諸名賢皆有題詠樓之
名遂與湖山並重宋滕子京亦謫于斯作新厥樓屬范希文爲
記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其寓意尤深也
昔柳宗元謫柳永凡所經處皆以詞章品題爲佳山水文正公
三代以上人物宗諒獲此記豈止如宗元一邱一壑一水一石
之比哉時以滕樓范記蘇書邵篆爲四絶而永叔特寄詩謂其
遷思遒文自後莅斯者率多遷謫凡所歌詠類皆悽惋此固江
湖之遠既有以感發羈旅之情悃而鬱陶之衷亦藉乎風景而
因言以宣余每登樓感今慨古舉目蕭然自不能已乎去國懷
鄉憂讒畏譏之念也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二女居之爲湘君因
以名山凡欲登者若先形諸擬議輒烈風雷雨多不果是年中
秋以公暇乘舟獨往晴空不雲澄江不波逮登山回瞻岳陽樓
恍若蓬萊隔弱水然山本浮于湖入山則不見水崇岡沃野茂
林方竹馥郁之香莫知所來道書以此爲十二福地其形如編
其狀如十二螺髻李太白詩淡埽明湖開玉鏡丹青畫出是君
山劉禹錫詩遥望洞庭山擁翠白雲盤裏一青螺唐諫議韓注
以頑忤貶岳遊君山杜工部寄以濯足洞庭望八荒之詩又觀
湘中老人之歌東坡謂必謫仙遁世者所爲若夫軒轅之臺傳

黃帝即此鑄鼎鼎成騎龍上昇及秦始皇南遊浮江阻風問湘君何神博士以堯女舜妃對怒赭其山一說幻誕匪經至柳毅傳涇陽婦書與洞庭君宴碧雲宮尤涉荒唐殊未足信惟岳武穆伐君山木造巨筏塞港汊禽洞庭寇楊么其英風尚可想見余遍歷玆山之景登烟旣凝林鴉欲棲乃登舟而還月明如晝中流浩歌仍向岳陽樓下泊焉

每多蕪句少爲節刪亦自可誦雲川文不數見摘登之始知吾鄉前輩殊不碌碌也○拉雜中具沉鬱之致是遷謫人語予兩過洞庭思作一文紀之背誦范記一遍輒自閣筆

高對遊金焦兩山記

嘉靖癸丑余以辰州同知移南京戶部郎舟發五溪歷九江出匡廬趨秣陵仰惟我皇明肇新南都因山控江周迴百又八十里巍巍乎龍蟠虎踞眞帝王所居也東以赤山爲成皋南以長淮爲伊洛北以鍾山爲曲阜西以大江爲黃河與北都之據冀薊上遊當燕趙要會環滄海襟河濟同一形勝之雄也石頭城樓堞相望元武湖圖籍閟深閱江樓萬象崢嶸獻花崖天闕拱峙亦與北都之天壽山龍翔鳳舞太行峯積翠凝華玉泉湖銀河碧浪居庸關疊嶂重巒同一山川之麗也到官無幾忽下廣

西僉臬之命登舟渡江帆揚風迅須臾抵鎮江郡金焦之間泊
焉維舟陟磯披襟遠覽考金山舊名浮玉有龍洞有妙高臺有
善才石有吞海亭有日照崖而中冷泉水品稱天下第一蓋其
前臨滄海後倚大江獨立無朋以天爲際風濤朝夕吞吐魚龍
淵窟盤據所謂萬川東注一島中屹者焦山或名譙山有羅漢
崖有煉丹臺有桃塢有吸江亭有寶蓮閣白石粼粼高見雲表
其獨也如洪濤之砥柱其對也如蒼龍之雙闕山旁二島卽江
漢朝宗之道合而觀之焦山山裹寺金山寺裹山相距甚邇勢
若相抗怒拔江心岌嶪分引如兩臂狀南臨鐵甕之城北瞰瓜
步之洲西接建業集慶之都東據海門天蕩之險淏淏焉溫溫
焉稽天而白者皆水也矗矗焉嵯嵯焉拔地而靑者皆山也按
焦山乃漢處士焦光所隱地故名光三詔不起蔡中郎邕贊曰
猗與焦君常此元默衡門之下棲遲偃息瘞鶴銘爲焦山一絕
石刻猶存乃華陽眞逸撰上皇樵人逸少書詞曰相此胎禽浮
邱著經爾其何之解化惟甯夫金山名昉於晉建武或謂唐貞
元間江際獲金數鎰表聞賜名宋祥符名龍遊主僧佛印藏蘇
文忠公所許玉帶永鎮山門觀公金焦放船詩則其夙躭茲寺
可知矣至其題詠之可誦者在齊如江淹靑沙被海月朱華冒

水松在唐如李白白壁望松寥宛然在碧霄王瓚滄溟壯觀多
心目豁覽時張祜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
兩岸聞孫魴天多剩得月地小不生塵櫓過妨僧定濤驚濺佛
身在宋如范希文烟景諸鄰斷天光四望開歐陽永叔地接龍
宮漲浪賖鷲峯岑絕倚雲斜王介甫天末海雲橫北固烟中沙
岸似西興楊中立山湧鼇蟠出樓虛蜃氣浮張敬夫萬頃洪濤
裏巍然閱古今在元如馮海粟江流吳楚三千里山壓蓬萊第
一宮雲外樓臺迷鳥雀水邊鐘鼓振蛟龍金焦佳山水爲京口
重而京口形勢亦爲留都疆域重予昔自兩浙出京口今復由

京口出兩浙且得諸詩寓目亦所平生壯遊也哉舟次儀眞登
陸驅車漸遠金陵之勝深入蒼梧之鄉回望兩山惟有臨風延
佇而已

不無排比之跡然逐次點綴確是記體